

沃邱仲子編輯

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目錄

公府之黑暗
內務部之弊竇
陸軍部之秘幕
司法部之秘密
農商部之內幕
參謀部之冷燭
審計院之秘記
大理院之弊端
蒙藏院之別史

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 目錄

外交部之營私
財政部之搜刮
海軍部之私黨
教育部之窘狀
交通部之闊綽
將軍府之笑史
平政院之伴食
稅務處之豐富
鹽務署之積弊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之異聞
全國烟酒公賣局之底蘊

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 目錄

二

附司法官懲戒委員會

國史館秘記

附各省通志局

清史館之內幕

幣制處之黑暗

全國水利局之虛偽

步軍統領衙門之煊赫

京師警察廳之勢燄

督軍署之威福

省公署之騙詔

交涉公署之異聞

教育廳之沉沉死氣

財政廳之別開生面

實業廳之黑暗

各關監督署之不可思議

道尹署之奇妙法術

縣知事之刮地皮

貨稅所統捐局之索賄

高等審檢地方審檢廳之舞弊

附水上警廳各縣警佐

警備隊之笑談

鹽運使署之駭聞

造幣廠之積弊

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

沃邱仲子

公府

公府官僚組織之法開國以來凡五變矣因於中央行政制度上無何等之關繫故人皆以總統之內幕私吏視之在袁氏時代元首專柄故府秘書長之權直駕各部總長而上自黃陂以降元首權漸替公府各職員遂亦爲人所輕中惟秘書長既參機要且有時可代表總統與諸方接洽庶務長以官僚而爲總統經理家事皆非有密切交情者不蒙畀任其他翊衛處禮官處侍從武官處雖不少闢老若蒙滿之王公退閒之上中將等而實際上尙不

如傳宣處之爲人趨奉也。又如顧問諮詢等固同一位置閒，散然頻年內外齟齬，疏通奔走，端賴羣材。所以高等顧問中其能得各省武人信任，暨與在野名流通氣者，待遇又自不同。故此謂名心重者任高等顧問，以其苟得機會可出爲督軍省長也；利心重者任庶務，以其可兼任京師稅務或插入財政機關也。名利雙收者任秘書長，以其一量移間必爲闊部總長也。至禮官侍從等則近於養老院過問者漸鮮矣。

秘書廳不僅掌管文牘，凡事皆得先聞，猶省公署之政務廳也。爲其長者必元首之心腹文學政事才所弗計也。以酬應煩劇薪俸不足供用，故必兼營他職，或以子弟分綰腴餽所屬，亦分曹辦事而以書札聯額祭弔文褒勳詞及題畫序書諸務爲最煩。皆元首私事，恐俗吏不諳，故必選前清南書房翰。

林一二人爲主任江湖名士非有內援者莫能久任若近之丹徒某君歷兩任總統而不爲人所排擠者誠罕覩也亦往往有徵逐於歌場酒肆以傳達機密自任者然實不足以擬院秘書廳惟所受外吏餽遺較豐耳

公府庶務處長純粹一總統之大管家也若某任總統時則庶務長且須兼管其貿易及財產故俗又以大掌櫃呼之某甲以前清北省幹吏任公府庶務員二年餘遂擁鉅資則以經手工程故也歷任庶務長多兼任崇文門稅務裁須以羨餘鉅萬報効總統夫人如夫人男女公子等故諺又稱之爲管家婆惟黃陂任內毫釐不取云

傳宣官猶前清督撫之巡捕臣得與部院諸官相接消息靈通故位卑而勢重外省軍民長官入覲元首者傳宣處必荐科員荐書記荐軍需及副官等

故一人任傳宣其家之雞犬皆昇至於府中一應吉凶事件爲各省傳遞信息者則庶務傳宣而處事其中多清代直奉兩督署號房若韓某者奉號房之一也。

粵人某任大禮官最久蓋以北洋舊僚曾任奉天監司且通英語也論其職掌不過備外使外人覲見而公府筵宴陳設建築等事苟用西式皆歸其經理故禮官中惟彼之權力爲偉

侍從武官專任趨蹻奔走俸入亦薄所能出外差少資津貼若派赴各省宣慰或犒軍皆可得優厚之贍儀津人李某初隨西林於粵桂繼由陳二安援入公府其時袁氏接洽龍陸頻遣李將命衆視爲一等紅人焉

國務院之組織。始於民國元年六月。以各部總長爲國務員。內閣總理爲領袖。所屬則秘書廳。法制銓敘。統計。印鑄四局也。廳有秘書長。秘書。各局有局長。參事。若僉事。主事。辦事員。則廳局皆有之。而法制局又有編譯。調查。印鑄局。又有技正。技士。乃全國行政之總機關也。然除國務會議外。各部總長。對院事。從不過問。故秘書長。局長等。祇服從總理。能得總理信任者。視諸總長。若弟兄。行甚且勢凌其上。觀徐樹錚。孫洪伊。往事可知矣。爲總揆者。對外人之交際。本黨之私事。類甚繁劇。每日到院辦公時間。至爲短促。故大柄恆操之。秘書長手近。如張志潭等。以陸軍次長而兼院秘書長。蓋以一身當行政軍事之衝。爲各國所未有矣。

中國無以政見集合的政黨。任以何人組閣。所援引之國務員。政見必不能。

一致故國務會議者不過就本部主管事項陳述一二若事關全局利害則置議者不過陸財內務諸總長農商教育司法等第默默列席其荏弱不喜則於事者更可避不出席卽總理亦無一定之權限任以文吏則權純任以軍人則權重總統與總理親善則國務員皆能依法行使職權府院不睦則事權落於秘書諸人掌握往往頻開會議而不能議決一事總理能兼陸軍或財政則勢力尤偉譬如簡任官之進退亦國務會議事項之一實則會議時或鮮見提議一聽元首總揆二人之意見而已公布之國務院組織法徒存其名仍視人爲強弱也。

院秘書廳事繁任重在府秘書廳上以印信會計庶務亦其職掌也其撰擬命令者如前清之軍機章京人欲探刺機密必與交結故此輩應酬爲最忙

監印者無論何項公牘皆得入覽亦便傳送消息會計事本不煩以任總理者多黨魁秘長往往爲之支配黨費因是頗勞籌畫而就中霑潤正復不少名爲整理本院庶務實則總理私宅晏會慶弔諸事莫不歸其經理故廳中必有少年精幹漂亮便捷者數輩支柱其間陪侍總理子弟冶游飲博者此輩亦優爲之故雖不必按日趨公而仍得邀上官青睞

法制局掌審定各部院擬訂之法律命令故職權重要此席例爲留學生所有頗易與各部院齟齬圓融者因仿照前清憲政編查館遺法遇事擇其不關緊要者駁易一二條餘皆如議通過此法一行事目清簡編譯員調查員長日無事雍容坐嘯而已

銓敘局猶清之吏部也所司皆例行事惟審查文官資格可上下其手四年

前有虧幣飭緝之吏夤緣官於別省竟請補知事銓敘局並無糾正人有訾之者答曰虧幣飭緝案在內財兩部本局不知也實則參事中有其姻姪代爲覆掩又恩給撫恤雖不敢變亂多寡而可緩急任意待恤甚殷者欲求其速議速行亦非請託不爲功至核對履歷驗看憑照亦不免草率了事嘗詢之個中人云前清吏部於各省升遷調補准駁參半近之銓敘有准無駁核履歷驗憑照母乃多事何怪草率

印鑄在國務院四局中銀錢經手事體爲最多製造公文用紙刊行公報法令職員錄鑄造勳章徽章印信圖記胥其職掌也故於行政上責任較法制諸局爲輕而與總揆接近或佔有其他勢力者每樂就斯席政府公報篇幅寥寥而紙張印刷費視坊肆貴至數倍某任技正時謂經手督造之勳章徽

章多至萬餘枚。費不應手。祇好偷工減料。語爲項城所聞。特取入公府。比驗至播諸新聞。蜀中某將軍所得勳二位。勳章中嵌珠寶。皆較他人佩者爲巨。製亦精絕。則託人預爲致意也。鑄印爲清代禮部職掌。鑄資無可中飽。故大小一致。無畸輕重者。惟領費少。資津貼今也不然。鑄工殆不可間。篆法惡劣。尤其餘事矣。

統計局依樣葫蘆。權利至爲微薄。某甲任局長時。欲以統計統一事項。及統計會議事項。操縱各官署。於送核表冊。多所糾駁。內財交三部。苦其煩苛。爲秘書長言之。未幾。甲遂他調。自是相戒。毋多事。

外交部

外交部內分一廳三司。外則各省交涉公署。及駐外公使領事官等。邇以國

勢危弱不特外侮仰賴友邦之扶持卽內訌亦欲蘄與國排難解紛外力日益膨漲任總長者必與元首總揆同心合德始克有濟故外部尊貴豐腴亦不居財交之下特專利在總次長司長參事以下不克與交通比肩矣。

總務廳分文書統計會計庶務出納五科電報圖書兩處惟庶務會計兩科掌管本部官產官物度支經費及直轄各官署之會計所司經費歲數百萬其關綽遂爲全部之冠庶務員日往來於利威烏利文六國飯店之間故私居陳設之奇麗煙酒之芳冽大有歐洲貴族之風餘則通商司可于預關稅外債事項所入亦豐然稅權爲稅務處所專外債不能恆借且秘密借款各部自由交涉往往迨事成外部始知大概宜梁敦彥以外務部爲繙譯處矣。交際司禮儀接待兩科主招待外賓而每值國慶及諸典禮大謙開支鉅費。

皆庶務會計管。理交際司不得過問職是易生衝突往往臨時指摘其佈置之未週曩以爭一白綺綢彼此大鬥著者親聞之商約科粵東某君蓋每啓晏餐台中置新白綺綢一條安花瓶果蓋於上事後卽爲庶務員所有一日招待科某甲欲取之庶務謂爲向例所無致大參商人傳以爲笑云

交際司又有勳章科專管核准本國官民收受外國勳章及駐在本國之各國官吏僑民等敘勳事項職司之簡爲各部所無有猶太富商酷慕中國榮典以助工拯由外吏請獎特交部核覆適某任科長爲之狂喜竟以鉅金可以立致久之殊無爲道地者數託人示意展轉復僅得三百圓爲酬頽喪彌月不接賓客

政務司專理政治交涉略無活動餘地而界務裁判訴訟交犯等事及在外

本國人關係民刑法律事項皆無國際法可循宜某君稱爲嘔氣司然各省交涉公署行政事務之准駁強半皆操之此司故天津迄瓊州四十三公署俱服從政務司命令唯謹焉

內務部

內務兼有前清吏戶工民四部之權事務繁蹟冠於各部總務廳外有民治職方警政土木禮俗衛生公司每司分設四科或五科主事多至九十人朱啓鈴任部事時銳意市政土木司公務旁午司官無一非總長之戚友以有調查直轄工程及補助地方工程經費二事鈎稽綜竅全權是寄前清京師木商無不交結內務府官吏者今則無不交結土木司者雖包工亦用投標立合同工竣亦派員驗收然有投標以最廉價而被屏者若被詰難則曰是

會調查其人浮僞不足信也每一工程出諸大木商預得信息投標特敷衍
門面而已回用有九扣九五之分驗收費聞亦取給於是至收用土地發價
尤多弊竇故內部權利終以此司稱首近聞以經費支綃諸工程多停不舉
辦故漸趨冷寂本部所管經費爲總務廳職掌所以土木司必與會計科合
手非是者核發工費時必生扞格而近亦少歸清釐非復項城時代此矣
各省任用知事等官本內部職司近則實權爲省長所有特任命時咨由內
部呈請耳然與總次長有關繫者必任優缺參事司長有關繫者亦可得差
委此爲內部特有權利他部所弗逮也民治司主管地方行政及經濟事項
又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共團體行政及經濟事項所包者甚廣而其權
終爲省公署所分惟辦理選舉事與諸政黨有連少可苟動耳職方司主收

放官地爲人所垂涎而實際上中央並無何等權力一聽省吏收放第墾荒公司資力較大者無不與內部通氣預備爲抵制地方官之後盾職方諸員賴有此耳

其足與土木司匹敵而勢力尤偉者警政司是也全國警察舉歸其管轄近各商埠及省會警廳長歲入豐富直擬稅關監督顯不實不盡而因內部絕無考核其故可想稽察著作出版亦其責任而視爲無關重要邇來淫偽出版物觸目皆是教育部尙能通令禁止學生購閱內部從不過問四川某君前清民政部外城廳僉事也入民國仍供職內務嘗告著者民治司管救災拯濟及習藝感化所等大體爲貧民而設可名之曰乞丐頭警政司主管警察受諸廳長之承認奉而諸廳長又受烟賭等項之供養可名之曰流氓

頭謔而虐矣。

近年新藥暢行。大都不中不西之贊品也。少有效力者。無不參入嗎啡。苟呈請化驗衛生司。莫不照發憑照。或謂此卽生財之一道。然京師取締偽藥。春藥。尚較外省爲嚴。則警署之力也。北京地方醫院。亦歸部轄。經費由司綜覈。每籌辦防疫。則司中人忙碌異常。而皆欣欣有喜色。前清庚戌辛亥之交。東三省京津辦理防疫。用帑二百萬。官吏大獲保獎。以今例昔。蓋同揆也。

財政部

前清戶部之弊。在更胥。自改度支。少少清釐。民國成立。上下交征。財政一部。百弊叢集。視戶曹爲尤甚。陳錦濤以名人任總長。而以墨敗爲法。更所拘。他可想矣。總務廳外。有賦稅會計。泉幣公債。庫藏五司。總長稱爲內閣台柱。周

緝之。嘗官日視公府若家庭聲勢奕赫然亦最易結怨少欲裁汰浮費則四面楚歌若諸軍隊更難敷衍大約居此席者必略具外交手腕可以議借外債而又兼得武人驩心則勝任愉快矣其所入之豐視前清尙書奚止十倍而有時須代元首總揆墳補虧空往者張馨庵躊躇不敢遽任正爲防此著其兩次長亦視他部富有實權蓋總長不盡善外交必賴次長中有一人與洋商或公使接近也自入民國人材消乏已達極點獨理財家輩出若周學熙熊希齡張弧張壽齡李思浩等皆自命專家司員中亦蔚爲風氣其把持部務大有清同光間戶部四大金剛之風雖黨勢不若交通之熾而總長必與客氣周旋自近二年已然矣

總務廳分四科七課機要科可參預借款司會科掌管本部經費皆總長親

信所任財部直轄官署最多其會計皆歸總務廳稽核求無斥駁必先應酬電務謄錄兩課事煩而權微宜周緝之視之爲可憐蟲焉

賦稅司掌征賦及土地清冊會計司掌預算決算及支付事項泉幣司掌貨幣紙幣及監督銀行職任並煩重然賦稅司與征收官吏除常關監督外餘均由財政廳間接故外省稅員中飽雖多司官不能分潤毫末也會計司職掌易與審計院發生衝突故司中官吏恆結好於審院之第一廳曩者法財兩部人員交惡因於編製預算時將司法經費故意漏載若干條以爲報復計亦會計司所爲也泉幣司管理造幣廠及各銀行實際上較富權利中國銀行爲國家銀行性質自與本部有密切關係此外則交通殖邊勸業三行在直接監督之列若山西晉勝銀行東三省官銀號等二十二行號亦由部

派監理。監督之皆受成於泉幣司焉。某甲任司長時。兩弟。一子。一婿。皆執事。銀行表弟則供差天津造幣廠至整理幣制調查金融。不過譯書抄報而已。公債司事務極清簡。私入極豐厚。人稱之爲福地焉。開國以來。國家發行公債。不過五次。當民窮財盡之日。民間殊鮮購票者。八釐公債原欲借以抵押。外款不成。則爲諸要人所分。聞實收不及四成。其他六厘債票袁氏當國時。直由各地方官攤派勒認其餘。則爲大僚軍官分購。價格亦在實收四五成之間。及洪憲禍作。中交擱淺。信用盡失。七年債票直無人過問。而仍報售罄。其中黑幕不揭自破矣。此種債券流入外人手者甚多。其挪移以供政府植黨買報收買。異已之用者亦復不少。皆由司中經手。故司員皆有債券若干。在橐。至短期證券尤多弊溷。某君京師竹枝辭所謂紙券初頒。押品賤酒樓。

高宴債糧多即指此也。

庫藏司掌收納支發。且有管理政府各種基金及監督出納官吏之樞事。煩任重謬所謂當家官也。但有時所抱痛苦亦較他司爲甚。自民國四年後軍費日增。中央收入專恃鹽稅餘款。當然杯水車薪。不供支持。總次長手腕少靈敏者。每屆月終或年節。關必能預向銀行挪借。屆時庫藏司戶限爲穿儼然香港之匯豐銀行事過。則門前冷落。大約一年之內。司中必有數十日忙亂。餘日則照式登表簿作刻板文章而已。某君任僉事時。自謂打聽借款成否。乃司員唯一天職。無論大小。苟有一宗外債到手。先盡強有力者。提用然後。以之敷衍各部署行政經費。此時有請託先發者。有求免核減者。有乞清結積欠者。雖至無權之司官。宅中亦復巨門如市焉。

有清末造載澤掌度支實行財政獨立內閣不敢干涉部事民國則周緝之長部時本袁氏姻姪又敢先以長電譏祇黃興風采更著梁燕孫長部時得交通系之援助取攜有自指揮如意此爲財部全盛時代梁出前後從馬十三騎色皆純白京諺所謂遙看白馬十三匹知是黑心總長來是也其時堂審園館第一流爲總統府人員次則財部諸軍官反居其下迨洪憲取銷中央財力一落千丈梁任公號稱段氏至交其實權力有限自是而降純以拖欠挪移度日頻受武人攻擊龔仙舟自謂飽嘔了五個月氣而逐臭者仍趨之若恐不及其爲臘仕不察可知矣

陸軍部

民國成立軍燄熏天陸軍部有管理全國陸軍軍政之權宜有無上權力冠

冕各部然一進窺其實際則尙不足以擬內務遑論財政交通蓋軍權純粹爲經略巡閱督軍所操初不服部節制其直隸部轄者亦師自專政西南固與中央脫離關繫卽北軍之在前敵者亦非陸部所能調遣觀於吳子玉以一師長總統且無如之何其他可想段芝泉任總長時聲勢較盛段香巖斬翼青雖稱紅人然次長以下權力大減矣

總務廳外分軍衡軍務軍械軍學軍需軍醫軍法軍牧八司無僉事主事而易以科長科員副官法官等副官居總務廳者皆總理親信充任秘書參事亦如之本部軍官佐等任用事項舉總務廳職掌故諸員升遷降黜其消息必於廳中探之宜厥勢重

軍衡軍需軍務三司事皆至繁然軍衡所掌皆例案直奉行故事而已某君

任科員時廳事以月老祠聯揭諸壁蓋所掌則軍人結婚事也軍官佐及軍用文官之任免雖事隸軍衡然前清末年將官遷黜補充權尙操於陸部今則純由督軍師長爲政矣

軍務司掌編制訓練及要塞輸運等項戰時事尤煩頻年內訌故此司軍書旁午非學堂出身者不能濫竽前代文人重科第因之師生誼篤近則文官罕有此習而移之於武人焉大約科長科員等非總長之門生小門生卽次長之門生非具淵源者殆不得入門軍需司直接管轄各師之軍需官服裝糧秣均歸其經理檢查製造購買所入自較諸司爲豐近年運辦軍米特戶其名實無異商販部發護照往往爲人留難弊更可知陸軍用地亦本司管而邇來範圍愈大利權亦隨之而增惟值財政奇窘時代請款多不應手亦

每有愁面相對之日特可諉責財部耳。

軍醫軍牧兩司事爲至簡而軍牧司每值直轄諸師購馬尙小有起色。軍醫則祇填寫統計調查表而已。數年前津人某官此司建議欲大考各省各師軍醫獸醫等切實甄別風聲所播諸醫官大起恐慌不知以何法運動事竟中止。

軍學司管轄武學審定教科書自入民國武學減少司事不繁然近畿各陸軍學校校長非得軍學司歡心者即難免辦事掣肘往年蔣方震致以此自戕全體學生指控軍學司司長其近鑒也。司中又有纂譯官四人掌纂譯操典教範自歐戰作而軍學日益發明纂譯人員以逐譯事煩要求增員否則加薪竟爲某次長斥駁諸員相率擱筆稍有譯述亦直抄東報而段黨乃自

矜軍學日有進步宜爲呂公望所笑矣。

軍法司本司高等軍法會審而武人無一服中央之裁判者則可斷言若依軍法傳良佐范國璋王汝賢等或棄防逃竄或臨敵退縮政府且熟視無如之何軍法司更蔑從過問近匪特部司不能執法各督軍護軍鎮守等署軍法科亦無所事事幸搶刦盜匪有劃歸軍法辦理者故每月猶得承審一二事焉。

陸部直轄機關有衛生材料本廠隸軍醫司有呢革廠製革廠被服廠皆隸軍需司然大宗服裝仍由各軍衣莊分包業此者多津人平時趨奉武人或招其狎飲或供其借賈或代購辦物品務如既願以償臨事乃得大宗之資易其交結軍需司司員尤致殷勤某司長爲公子完婚不名一錢凡事皆兩

城某軍衣莊爲之備辦。直轄學校則有陸軍第一預備學校、陸軍軍官學校、陸軍軍需學校、獸醫學校、憲兵學校等。支費比較文學及諸專門學增多五倍。教職員薪俸極優，多與軍學司中人有關係者。直轄兵工廠等自北京軍寶庫下，則有保定三家店、上海、德州、漢陽、成都、廣州等七處皆大廠也。均隸軍械司。此司有籌畫檢查軍用鎗砲彈藥之權。各省各師購入外械必經其核准給照。知會海關方能放入本饒。實力奈以財政竭蹶，對日購械借款成立。小徐、曹、陸等數手包辦。日人乃傾其無用之械以供給我國司中人。俯首聽之。檢查權亦俱喪失。或謂借款回扣諸員實得分潤。又謂回扣皆入包辦人囊橐。是不得而詳。然軍械司司官仍復闊綽異常。八大胡同之內撲克麻雀之場時復見此輩蹤跡焉。然俸入固不足供揮霍其錢。豈自天降耶。

海軍部

中國自甲午以後。直無海軍之可言。合今之第一第二艦隊。練習艦隊。排水量不足。擬外國之數艦。而大部乃有四參事。四秘書。六司長。五十科長。百科員。十副官。八視察技正技士。猶不在此列。宜其安閒無所事事。且所入頗有優於陸軍者。軍械軍需兩司司員間有乘坐汽車者。視他部總長若伯仲。行海軍部者易名卽福建會館。蓋閩人之私產也。程玉堂以粵人任總長。宜不能指揮如意。劉冠雄以洪憲改元封公。故京師稱之爲公爺。公爺在前清並無大名。自沐袁寵二次革命時南下犒勞海軍。自是遂擁鉅資。每經一次內訌。海軍或南或北。皆有生財之法。故陸軍以勒餉掠民。挨嘗費力。得來之錢。尙不若海軍之時而擁衛中央。時而護法。保民祇費一紙通電。立可攫得重。

金在外艦隊司令若此大部可知今數中國富人劉公爺已在前十名之列段芝泉久總軍寄對此有媿色矣

軍械司艦政兵器機器三科造船裝械歸其實地經理爲科長者皆總長心腹上海部以純粹鄉誼結合而成凡事略分言情不拘儀式諸員出入總次長之門如家人子弟焉

陸軍部所轄軍區至廣軍數至夥而部員私利間且不及海軍者以督軍視部蔑如師長亦多自專擅部與軍隊時有隔閡海部則所轄僅兩艦隊司令處二軍港司令處聲氣貫通艦械餉糈諸事莫不秉成於部員也

舊舊局廠則有江南造船廠以僱用洋員之勤奮又適當歐戰期內北美合衆國亦來購訂船隻遂爲全國之冠餘則大沽造船所福州船政局烟台海

軍練營。海軍魚雷營。每歲皆支鉅款。軍械軍需兩司有稽核經理之權。妬之者。因謂領款皆平分。然實無稽之言。又直轄各學校。則有南京之海軍魚雷
鎗砲學校。烟台海軍學校。福州海軍學校。又海軍製造學校。吳淞海軍學校。
天津海軍醫學校。自校長以下。及於庶務書記。莫非閩人津籍。以北洋關係。
素爲袁氏所喜。故學校教職員尙有一二。以此把持。成爲風氣。外省學生。嘖
有煩言。校中時起風潮。曾聞之某君云。閩人嗜食紅糟酸筍。田螺之類。皆他
省籍。見而蹙眉者。校中本閩廚。日以此類供饌。學生多食且嘔者。而亦無改。
良之望也。

司法部

司法獨立。立憲國通義。惟中華民國不然。法官受制於武人。政客罕能行使。

職權，於司法於國務院中，實不閑重。要然審檢廳諸官之遷調升級，除奉天外，純由部司操權。不呼省吏之侵制法辦，雖未能普遍成立而就現有之省會商埠諸廳計算，所用官吏數已不少。賴此一端，部中得不寂寞。總務廳計分五科，有稽核罰金、贓物管理、律師事項與本部經費及一切司法經費支出之款歲額，可觀計轄高等廳二十二高等分廳十地方廳四十三高等分庭三審判處三司法籌備處一除審判處權操都統其餘皆法部實地管轄。何謂實地管轄？財政廳長雖由財部委派，而必先得督軍省長同意。法官則軍人行政官均不甚干涉，故廳長以次必聯絡司員，而事務廳尤謹。有某者美國留學生也，初任某商埠會審官，其夫人本一名妓，有私蓄萬餘金，以之酬應。總務廳羣譽其能。某總長因破格調任第一商埠地方廳長，實其原。

籍鄰邑也。任事數月，聲名平常，未幾某總長下野，民刑兩司長咸訾其短，遂移任邊地高等廳推事。宰在任日，趨奉軍官得留供他差藉，免荒遠之行，然所蓄已罄矣。

律師者，近時大營業之一。然不能與部司通氣者，貿易必弗盛。當民國初元，許雋人任總長，時劉季衍等爲第一流紅員。其時法部已爲留日學生盤踞，而律師亦泰半留日學生結納。自易近京師著名律師犯欺詐招搖案者，數見其人。或亦有曾任法官者，甲乙二人者皆留東法政學生，在前清服官京外，亦著微名。改國後，並爲律師，以事齟齬，然乙勢豪甲俛首聽之而已。無何，甲棄其業，展轉入部任總務廳僉事，卽獻議限制律師，且搜隙覓短，卒將乙憑照取銷，不得在京兆地方行使職務焉。

大理院總檢察廳以下逮已成之法院八十餘處其經費皆由部掌管法官亦由部荐委其足以自豪者以此而總次長却不爲人所重每視內閣易人則司法教育農商三部特以應酬闊人未必皆親信也其故在司法經費不能染指而司員承前清刑部之習把持盤踞不必隨堂官爲進退任用法官參事司長皆得預議各廳長推事等一歲之中恆紛紛調動鮮能久於其任亦由部員主動也某甲任廣東澄海地方廳推事未半年已他調自謂初到不解土語已而極力摹學漸能操粵音然已無端遷移矣言之爲長嘆又有法律編查會有正副會長編查員事務員雖位置閒曹地而舊亦爲留東學生所盤踞編查員四事務員五事務長一一日忽生衝突事務長固總長戚誼因極言編查員之無用編查員又謂事務人多而事少宜裁汰中一

人則與皖系武人有連者也。會長無如何，乃託言費紓裁去。顧問數人了事，其實顧問並未與競爭事也。人謂爲池魚之殃云。

監獄司管理各省監獄，計已成立者。自京師第一監獄而下，約六十餘處。典獄長之委任，亦部操其權。近年建築新監摹仿西式，支帑甚鉅，而多不合式。分監報成者，奉陝黔三省爲多。某司長建議分派人員前赴各省查考，而陝黔貧瘠，人無請行者。事竟中止。然司官所薦員吏，獄長必善遇之，否則位不可保。至監獄弊端，別有專門述之。

教育部

教育爲第一窮部，富有勢力者類唾棄不顧。每月廿五支發薪費，內陸海三部例領現金，以有軍警關係也。他部署則搭發紙幣，惟教育部不但無一毫。

現金且積欠亦難望補發蓋以學生爲人輕視也自五四運動軒然大波學生頭角嶄然大露教育總長始少少爲政府所重然內須對付學生外須敷衍政府大有左右做人難之概宜傳源叔夜渡蘆溝杳無下落某次長欲乘此一出風頭究之兩面皆不討好嗒喪以退從此學潮將愈演愈烈長教部者不特無權利可爭欲求爲舊日之清閒自在亦不可得而江蘇某教育家乃自謂非任總長不出則別有用意矣

計分一廳三司普通司事爲最煩總務廳會計科雖有管理學校經費之權其實省自爲政部吏無從干涉視學十六人每出視學諸校長惴惴然以奉之而褒多貶少或訾其不免私情故人有寧爲視學不爲司長參事之說

審查學校應用圖書爲本部特權故書肆之雄於資本者必與部員通氣鄂

省某君任僉事年餘自謂除數赴大書坊筵外日惟看他部人員之應酬忙而已語殊冷雋故巨肆所呈請審查之書無一不邀嘉許者

管理留學生事項屬之專門司匯兌留學經費或謂其不無出入然不盡由其經手也又考試醫士藥劑士亦專門司事然無人不及格者其至無昧者則博士會事項及歷象事項是也

部中直轄學校自北大以降都十二校其開支經費由部規定管理然校長皆與總次長至有關繫司官顧無如何而度支不繼向財部催討則司員事故司員皆苦其有義務而無權利又所轄京師圖書館等亦與此同而經費且日見裁減矣

農林水產牧畜工商礦務皆農商部職掌值近今財政奇窘傾所入以備兵植黨且不足自無餘力興辦實業故勢力迥出財內交通諸部之下然每值總統總理就職必爲敷衍門面語曰吾將以全力振興農商爲部長者自不得不少少注意然經費無出不過令四司多訂條例以壯觀瞻行否殊不過問也然其權力終在教育司法上者以林鑛皆可抵押外款而近歲名商實官之實業公司不可勝數俱賴部力維持而對於國務席上則責任無多宜田煥庭據爲樂土久無去志也

以林鑛諸業抵押外債匪特政府即武人黨魁亦可任意爲之然終畏農商部之抗議創辦實業或間接以授之外人或暗中摻入外股任如何秘密必爲人發覺故尤畏農商部之阻駁以此二者不但須結交總次長即司官亦

當予以充分酬報。若事屬政府所爲，部員自不敢撓而回扣終可分潤。特非要人不能染指。勢難普及也。亦有政府秘密爲之事。後始知照部員部員抗不承認者。然近四年之總次長無此風骨矣。安福糸發買江西城門山礦爲贛民全體所阻。而部中仍貿然發給熱照。至爲省公署扣留。尤近事之可笑者也。

名商實官之實業公司。以北方爲最多。皆軍官政客所組織。以壟斷衆利譽。如以賤價購荒興墾。據官山爲己有。以開礦下及諸轉運公司。皆依附公家。託名商業。更有並無資本之滑頭公司。是非與部員通氣。必多掣肘。然此類公司半與財政交通兩部。有連勢不可侮。故請照註冊照例。有准無駁。若民立商業。毫無官吏臭味者。則必依法種種手續成立。始准開辦。且非有人情者也。

運動留難擋置亦所不免。

官有荒地處分事項屬之農林司本一大財源而內省荒地無多新疆鞭長莫及東三省則爲强有力之武人把持部吏無權處分往者金還陸大坊之墾荒於奉天明明在部註冊領照而大坊至爲張作霖所傳自是以後奉吉黑墾政皆讓之省吏主政焉故至今農部直轄機關有三省林務局而無墾務局其舊有墾荒公司亦奔走巡閱督軍之門不以大部爲意也。

有名實業家若張季直之流國內不過數人皆政府所尊重部吏奉令承教不敢與抗也有某甲者以僉事出任第二棉業試驗廠廠長僅開罪齋公一電達部立撤差察看後乞解於民黨某偉人乃以黨誣關繫責備谷九峯始准回僉事本任時九峯方爲總長也。

工商司管理官辦工商事業如官立造紙水電製革糧運諸公司皆所直轄。是類財政內容不可盡間而多歸省吏主持部員無從稽查有時資本虧耗則推之部中請其維持故司員談及官辦實業咸蹙額相對工商業團體事項亦歸司轄然商會權力視時爲伸縮當中央勢力薄弱日且敢抵抗大部惟各要埠商會總理半知名之士多與部員友善故內外不致隔閡有時且可賴其維持之力焉。

勘定礦區爲礦政司至難處斷之事以其有官私地之分而私地又有易姓易產願售不售種種謬轉自入民國具呈領地開礦者幾於無日不有率多浮詞聳聽按之毫無實際其中且有串通外人或影射僑商者往往照所呈區城覆查而區內並無礦產者弊竊之多不可僂計率奔走於雇員書記之

門。採聽，准駁消息，而司官不與焉。

司員供職京師，不免清苦，而可出爲場長處長局長。若第一、二、三棉業種畜試驗場第一、二林業糖業試驗場梧桐河金礦局漢口商場籌備處中礦局，商場差爲最優礦區監督署未盡成立，近則併之於實業廳矣。

某甲者，陳鐸時任總長日之僉事也。其人在農商部資格至老，且與東海亦有舊其戚誼。某乙創辦礦務，絕無成效，而思推廣範圍，則斬甲援提倡獎勵，礦業條例爲乙運動部顧問，竟蒙潤成功。乙乃假顧問名義，再擴充股分，卒以佔及官地，爲省吏所驅逐，咨部查辦而礦政司諉爲不知。及某任總長，始知事出甲手，乃勒令辭職。聞今又夤緣入奉天政界矣。

卽前清郵傳部也。當開創之初，唐紹儀爲侍郎，司員多引用粵人，自是遂爲粵籍所壟斷而推爲領袖者，則梁燕孫也。梁以左參議管理鐵路局，轄有京奉京漢兩大路所入之豐冠諸京曹。凡任郵傳尙侍者，莫不交通親貴，餽遺權要，而其資之所出，則鐵路局實供其挹注。故梁氏屢經臺諫參劾，謗書盈篋，而歷任堂官皆代之洗刷，其黨中健將，則有葉恭綽、龍建章等，近稱之爲老交通，系其實卽粵系也。至今仍握重權焉。司員等統系分明，外人不得加入。以此根深蒂固，許雋人以東海舊僚干木嬖臣而任總長，時偶位置私黨，數人衆卽噴有煩言，緊要關頭，幾無人爲之帮忙，後卒失敗，以許矮之才調且如此，他可知矣。

財政部總綜財權，而收入較豐之鹽務、海關稅爲外人所監督。烟酒公賣，又

另立專署視交通部之自操主權別無分支者蓋不可同日語且交通事項軍人外吏都不復干涉用人之柄總於部長在國務員中差有獨立氣象非與總理有密切關係者斷無此席希望然有時補助黨費接濟軍用亦煞費經營而應酬尤爲繁躉若迎送顯者之專車權門之免票文武官署之長電皆以公款作私情用者稍慳吝者卽開罪於人故歷來任交通總次長者手筆皆異常闊大不僅梁燕孫爲然也施植之爲第一任總長雖非粵系而爲唐少川快婿以是少得融洽夫交通之屬粵系人多知之不知粵系上何當冠以北洋兩字蓋非出於袁門之粵系亦不能長處也觀於唐少川以開山祖師自見疑項城跳入民黨對交通系卽無絲毫權力其故可想矣

四司者路郵電航是也路政司利權至偉計轄京漢等管理局十三處川粵

漢等鐵路總公所四處又寧湘工程局一處內以京漢津浦京奉京張滬寧等五局稱五路財神而京奉京漢爲之魁本公司又有監督陸上運輸事業之權故能以官力組織轉運公司取資自肥或謂各局長歲須以重資應酬司員此乃門外漢語也蓋羨餘之款總之司長及總務廳然後貢之總次長並分潤諸員司並非取之路局若借款築路例有回扣以路押款則回扣尤豐司中人皆具外交手腕至於購辦車路材料暨購煤等事弊竇尤多各路局自不能專利是亦本公司之利源也

航政司事本清簡以中國航業祇招商大達甯紹三公司較大而皆官置運輸國內所無招商局雖初有半官性質近以盛氏脫離政界楊杏城中死故部局漸不通氣日者握有軍政全權之某督辦建築園林於津門堆砌假山

循用南石，總次長。聞信即囑之。航政司辦理。司員手忙足亂。卒無良策。幸招商局聞信。自請報効。運石以挽回。與某督辦惡感。部員大喜過望。故日來申津。招商輪船所運皆花綢石。又收沒敵僑船隻郵海兩部。數相爭持。外人攘奪。尤力。部員某君建議。由部立一航政局。專管敵輪。以之載運商貨。而建築碼頭貨棧等須費。不資某君。又爲老交通系人物。爲衆所嫉。議遂中止。某大實業家。以子壻之力。新交系之助。秘密運動。歸其公司承購價格。并不宣布。是時。航政司中人至爲忙碌。聞數日之間。西餐費至千餘金。乃甬商某聞之。立提出抗議。一時傳說。謂某實業家之公司並無此魄力。特爲間接轉售外人之計。某黨以政治臭味。素不附大實業家。於是司員中大起風潮。民國成立以來。航政司事務殷繁。僅此一時也。

郵政實權本操之外人嗣收回部管外權漸替然各分支局用人之柄猶在洋員手某甲任司長時嘗自鳴未引一私人雖實情而飾辭也然郵務日漸發達且兼辦儲金頻年收入多有贏餘宜司長不願外任監督矣此前年事也。

電政擴張日有進步而司權亦日增在清代電政局設於上海另置監督如周萬鵬之流用人購料純其主持司員徒不過問自滬局撤銷諸權皆移之部司各局局長直接委充不受省吏干涉其中不少腴局勿論滬漢卽一哈爾濱局當羅卜價未跌落日收羅卜解銀圓中飽數已不少其重慶成都雲南諸局轄地遼遠工程尤便染指商埠大局則祇分譯費已屬大宗進項初議非電報學生不得派任寢假而前議弁髦如前滬局長之汪子寶則許俊

人嫖友也。故電司權利實在郵司之右。惟電生升班加薪，斷不可錯誤。以此輩資格較深者，頗有人置身通顯，且滙校學生聯絡一氣，往往假事發難隱含同盟罷工之意。某任司長時，頗提倡多立學堂，多用土住學生，語少少外洩，羣情惶惶，適染燕孫猶在公府秘書長任，當其官卑日歷任電局總辦，知舊生之不可侮，遂囑總次長打銷此議。電生聞之，自謂得占上風，竟有要求司員亦必以學生充任者，而事卒不行。

電話亦歸部轄。京津粵各埠電話局歲入之豐，視電局無差。經手者羨餘尤富。局長皆由部任用，不拘資格。傳聞某局報銷不實，爲司所駁詰，賴與商會總理稔交，總理又次長某之戚，因爲調停，得寢。京師電話窳敗，屢經指摘，而卒不能改良。一日，公府某要人出狎游，以電話招友，催甚急，交換手不知也。

竟報。以惡聲翌日言於項城總長竟受申斥自此傳答始少靈捷。
 部轄學校凡四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二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三郵電學校。
 四鐵路管理學校以經費出自本部故並充裕而學生出路亦優人多樂就。
 中惟滬學本名南洋公學改歸部轄未久畢業生無實在用途郵電供不給。
 求鐵路管理卒業後分別甲乙派在各路局實習甲班月給補助費三十五
 元乙班減十元實習期滿派職定薪非與堂司官有舊或有要人囑託者京
 奉京漢諸局不易派往派往者亦不易入洋帳房有學生某秘書至戚也以
 甲班派至道清路局事至苦瘠秘書不悅以責讓司長未幾遂調京奉亦弊
 端之一也。

參謀掌國防用兵之事原無所爲弊竇自陳二安任次長恐不見信於袁氏遂分布調查探刺亂黨坐是部務漸繁適黎黃陂在鄂不問部事遂由陳一手操縱然其人守潔雖部中額外支費日增而堂司官無所染指故亦無所爲弊竇也自洪憲改國謀亟參陸之權並爲統率辦事處所奪部員尤奄奄無生氣廡午樓任事日請領經費財部間置之不理幸次長陸錦善聯絡素奔走段門遂倚以對外以是參部實權恆握次長手而局長等遂不免退有後言矣

各省軍任用參謀人員名雖由部主政然不過據督軍師長等之請以呈乞任命耳此外京外陸軍測量局亦歸部轄測量經費民國初元規定較前清大爲擴充而成績亦殊寥寥南省某局藏費鉅萬其局長爲羣所指目適部

中一科員病歿。衆爲公函糾致。聽儀某局長認送十元。衆怒其吝。令調查員發其舞弊情形。擬令免職。查辦某乃急投是省將軍門下。將軍函致統率辦事處。力言司員吹毛求疵。假公報私之無狀。袁氏召次長至。擲原函與閱。令約束司員。而某局長處分遂無形取銷焉。

本部分六局。局置局長一人。副官一人。共三十四科。每科科長一人。科員總一百三十五人。調查員六十人。庶僚濟濟。而職事無多。初成立時。局長科長等。以鄂人爲多。若劉一清之流。皆陳二安所援引也。其中民黨偉人之爪牙。羽翼。亦復不少。徒支薪俸而已。故衆稱之爲安樂窩。其時萬寶成。軍衣莊王。王壽安。日出入參謀部。部員多與之狎游。讌飲者。

張子志者。北洋武人中至無學術。幾於目不識丁者也。一旦被命長參謀。爲

運籌帷幄之司。宜其不甚了了。然人實直實蒞。事日頗以開誠布公鼓勵屬員。衆方嫉陸錦之把持專橫。以爲得此機會當可一快傾吐。於是摭其弊端。加以附會。提出公呈同請查辦。其中事跡自不能盡實。而謂之全誣。則原告諸人官部有年。何致於此等事件。竟憤憤提出。絕不計及利害。聞公呈初上。陸氏頗涉恐慌。張子志亦標示必秉公查辦。當日即有强有力者召張於私邸。告以此風。若長以子之忠厚。他日必爲羣下挾制。張爲所動。因歸而求計。於副官某。某擔任願爲調人。乃以翌日遍邀原告諸人。晏於西飯店。殊無一到者。某大失望。更以危詞聳張。而陸適亦彌縫無跡。張遂以查無實據上覆。再交陸部。覆按仍無出入。於是反坐原告等以挾制誣控。均各免職。夫誣控罪名。關係個人。當然訴之法庭。自非免職所能了事。若言挾制。則陸氏經手。

款項果無牽溷屬吏何從挾制而重案輕結於以完事京師謠諑紛乘有謂原告不服須再訴者有謂原告不久即別有位置者傳聞不一而調查諸款由來已久清厘正非易易也

凡軍事大學皆屬之參謀部此東西通例也自入民國本部以種種規畫始將預備陸軍大學成立其他無聞焉則由始無總長繼雖有總長而權力迥在陸長之下殊不爲人所重視屢催海部合力籌建大學而海部不欲也某局長憤之遂提起升吳淞海軍學校爲大學之議海部軍學司恐權爲人所攘而又無理由可以拒絕於是建議改吳淞一校爲海軍師範學而名目不經終不能成立蘊釀至於今日冒昧將升學期與見習期更易烟台學生痛明薪水之不可得適有粵人從中慘恿遂全體罷學從此建置大學更茫

茫無期。又航空事業屬之軍隊者，亦參部職掌。航空學校舊已成立，可笑者。自飛機借款之說興，遂視飛艇飛機為生利之具，而不視爲戰時偵察之具。人有就某局長詢其預聞此事否，某對軍械借款陸部若不預聞，則此事本部亦不越俎誠痛快語也。

將軍府

將軍府乃洪憲皇帝位置授閒軍人之地，名爲軍事之最高顧問機關，直隸於大總統焉。然依其組織之法，則應置上將軍一人，將軍二十六人，參軍二十五人，參謀四人，秘書二人，副官四人，事務置廳長一人，事務員四人。袁氏時代，以段芝泉領將軍府事。未幾，而張金波以振威上將軍段芝貴以輔威上將軍並入府辦事，竟有三上將軍人傳，以爲談柄。參軍者與將軍有連帶。

關繫者也。譬如某以陝西督軍調京，則其參謀長當然辭職。是以督軍爲將軍，以參謀長爲參軍焉。而將軍二十六人，參軍祇二十五人者，則以綏威將軍那彥圖、襄威將軍帕勒塔二人皆蒙古王公合得一參軍也。將軍月俸千元，安富尊榮，清閒自在，實在各總長督辦之上。而陸建章乃囁爲養老院，捨去不就，而流爲南北游說之士，以斷送其身命，是亦可憐矣。

將軍府中人物，如胡文瀾、張鳳翽、湯薌銘、孟曙村等，皆曾任督軍，擁厚資。不過假此崇銜，娛情朝市，其餘若丁衡、三本、富家江、朝宗亦多財足以自娛。每冬日行六街間，見乘汽車，擁海駒、豐貂外套，怡然自得者，皆將軍府將軍也。

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陳炯明、呂公望五人，皆將軍而實領南軍以抗政府。

河間當國日。仍飭照送薪俸。聞爲合肥所阻。其實諸人亦不欲尙領政府俸錢也。武漢起義功臣之孫堯卿。以激烈派而投黃陂幕下。由黃陂幕又轉儲項城夾袋說者。謂孫不附袁。則二次革命。武漢正不可保。未知鹿死孰手。蓋篤論也。然其銳氣已盡。又爲民黨所嫉。播爲種種流言。甚有嘗以穢語者。北洋派卽援爲口實。以攻之。故將軍數十人。雖苦樂不均。而至無聊者。則堯卿其人矣。

明威將軍陳宦。以廉幹有聲。清季入民國任參次。以誅張方功。復有寵於袁氏。後授四川將軍。見機不早。初附帝制。迨持正論。已爲人所輕。周駿銜袁命逐之。倉黃逃出。所餘資皆囑前鋒馮玉祥攜以先行。而竟爲其乾沒。陳宦有名一錢名譽。則掃地不可挽回。旣授湘督。復爲人拒。鬱鬱居將軍府。賴月俸。

以活尤難者其仇敵周駿亦封翔威將軍與之同處一府輕薄者每并晏周陳然陳恒不至周則高談雄辯摹擬陳氏反覆逃避之狀以資談柄又毅威將軍胡景伊保威將軍周道剛皆以士官學生由陳氏保薦拔擢得至今日然景伊以陳有攘位之嫌周則輕其爲過時之客皆與之貌合神離且景伊巴鉅富而陳轉蕭然更不免相形見绌人謂將軍府鄂人有一難蓋指孫堯卿之無聊與陳二安之忸怩也

張金波者袁世凱之盟兄張作霖之義父巍然北洋派之前輩而私囊爲兒子所有兩手空空快馬之概爲之不振終年在津門時共許世英等觀劇又小麻雀爲消遣計視前清爲奉淮兩軍翼長時氣燄大挫矣然偶至將軍府衆仍以老輩之禮奉之

事務廳經手薪俸月三萬餘數不爲少然財部以聞曹視之積欠孔多而窮將軍賴此爲活者則日向廳員催討某廳長苦之乃密函京外武人謂以軍事最高顧問機關而人視等養濟院未免令老將耆勳寒心於是諸軍官爭鳴不平財部大駭立籌發數月焉

審計院

審查收支計算以定歲出歲入權皆屬之審計院實全國財政總監督也然一實地考查則京外官吏皆視之若不足重輕者其弊則在一窮字譬如富家巨室財用綽裕當然延友司賬會計井然若窶人子西移東挪朝不謀夕有用卽屬幸事何暇考正度支今國內所有利源抵押將盡政府已貧無立錐端賴親日系老交通系居間向日美兩國揭債此兩系雖不必入政府而

實掌中國財政之生命。宜武人政客皆引爲腹心焉。財政部人員固未必皆能假外債而當青黃不接之際。恆仗其挹注彌縫之力以敷衍一時。故其重要僅亞親日交通兩系焉。審討院斯不然矣。掌垣成之會計以挑剔爲能事，人之視之匪第爲贅旒實一障礙。當公路帝制自爲之日乃特任其鄉人丁振鐸爲院長。振鐸老朽頑固麻木不仁。然猶皇皇然援引私誼如湘人柳旭、人之流皆不知財政學審計法爲何物者。從此院勢日益頽落。視平政且不若矣。

第一廳主審查外交財政教育等部收支計算中惟財政事繁。第二廳主審查陸軍海軍交通等部收支計算中惟交通事繁。第三廳主審查內務司法農商等部收支計算中以內部管警察支出較多。然外交陸海軍憑勢壓人。法

自非本院所敢挑剔。北洋派以軍警組成內務部長。非有統率北警能力者。不能勝任。故內部經費偶有出入。亦不敢苛求。教育、司法、農商則所謂磽田無良苗。雖搜剔亦鮮所得。於是全神皆注之。財政、交通兩部焉。故第一廳第二廳爲富廳。第三廳爲窮廳。某甲爲協審官。年餘自謂初入時。按照表冊核算。閱一過三月後。則閱而不核。半年後。並閱亦不復完矣。又有某核算官。核算教育部普通司所轄經費數月。一簿未完。人有覬之者。則一手握算。一手支頤。而睡鼾聲。且達戶外。叩以若此。將無了日。答曰。子何騃。催日卽了日也。蓋踰限久長官。如催卽含溷繳卷也。

書記室中有機要收發會計庶務編譯五科。本院行使職權。勿關秘密。故機要科幾同虛設。汴人某任此。無可解嘲。則曰本科備戰時。審查軍費也。人皆

掩口編譯分編纂繙譯兩處。主編譯東西洋財政審計政學書籍及表冊式樣。往熊秉三隨端午橋考查憲政歸所攜外國會計簿記格式蓋盈箱篋自負爲理財專家後任東三省財政監理官卽據以實施然所派檢查人員莫不徇私而各署局購物發票又皆自假刊店號圖記開單粘卷財政實未絲毫淆釐不過官廳添用僱員數人專司統計及一切表冊卽已今之編譯新書者正復如此外國文牘無可摹仿法規則試行之初弊卽因之以生趙智庵謂紙張潔白字畫勻細復能款式勿誤俾可搪塞議會便是審計能手若以他人千辛萬苦借來之外債而徒供審計官之挑剔恐無人能甘心俛首者是何言之痛切也。

與書記室並立者則有外債室。邇年揭債度日此室人員確有日不暇給之。

勢據組織法則稽核外債專務屬斯室焉。然自洪憲僭國迄乎今日，借款不必盡由財部，且無一非秘密從事。借到之款先提大半以供黨費，臨時兵費及收買異己，離間他人諸費是皆無可稽。察者某君主計日見報紙登一借款消息，即致函國務院詰問院秘書廳。苦其煩，置不答。復事已疑矣。未幾某項借款，輿論一致反對于木，憤甚。查從何所洩漏，秘書某復謂此審計院外債室人員所爲也。彼曾有函來，探問于木，赫然囑院長逐之去焉。然自某甲任副院長以善西語，工交際時代政府經營外債，於是監督官一變而爲行政官，經手既多，自饒回扣。外債室亦忝谷生春，生機勃發矣。

海軍部員有專司鳴放午炮者，月支薪百數十元。某君簽出駁詰廳長某見之曰：「是何不達時務也？」遂置弗問焉。

平政院

平政院猶行政裁判機關。所以察理行政官吏之違法不正行爲者也。分記錄文牘、會計、庶務四科，皆直隸於院長。外分第一、第二、第三三庭。每庭設庭長一人，評事四人。中須有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二人。周少樸以前清巡撫資格，自居老輩，而又不能忘情新朝，遂受任爲院長焉。按其職務本分彈劾審理兩端。袁氏摹仿帝制時會附設肅政使以莊思緘爲都肅政。其他若王瑚之流在清代俱有廉名。諸人興高采烈日事彈劾。於是京師市上都老爺名號復生。然兆京尹王治馨之罹鎮弊實以口供攀及袁皇子非肅政白簡之力。迨洪憲改元專事籠絡許世英參案袁氏授意王祖同敷衍查復。自是諫官氣爲小挫。黃陂正位肅政裁撤而平政院遂無彈劾之事。純乎行政裁。

判。然。民。國。有。勢。無。法。少。有。憑。籍。者。斷。非。平。政。院。所。能。裁。制。其。無。勢。力。者。先。自。
默。爾。與。人。無。競。更。不。勞。裁。判。奉。天。有。官。吏。被。劾。實。非。其。罪。者。欲。控。其。兼。省。長。
於。平。政。院。適。有。友。方。爲。評。事。因。先。探。之。友。駭。然。戒。之。曰。若。某。兼。省。長。大。總。統。
且。畏。之。敵。院。猶。雞。肋。不。足。當。老。拳。請。無。下。顧。又。某。邊。地。都。統。以。特。別。區。城。名。
義。與。內。地。省。吏。爭。行。政。權。經。院。裁。判。不。直。都。統。所。爲。都。統。不。甘。爲。書。致。將。軍。
訴。巡。按。之。凌。已。將。軍。以。同。袍。誼。責。讓。巡。按。竟。讓。權。都。統。以。了。事。無。何。巡。
按。去。將。軍。兼。任。左。右。告。以。事。權。不。當。讓。人。遂。復。具。牘。索。回。之。事。凡。三。變。平。政。
院。所。判。初。無。絲。毫。效。力。也。蓋。彈。劾。審。理。俱。託。空。言。特。以。院。長。位。置。耆。碩。宜。近。
有。特。任。趙。爾。異。之。說。某。君。任。評。事。時。嘗。告。人。曰。敵。院。設。一。院。長。足。矣。餘。官。皆。
閒。曹。亦。實。情。也。

平政院尤有爲難者。則所處理之事不可妨及司法官署之行使職權也。衆知其然。往往以行政訴訟牽及私德變而爲刑事訴訟。遂歸法庭裁判。又事苟與軍人有聯。更須歸之軍法會議。客有晉謁周少樸暢言時政之不修。謾諸天命者少樸作色曰。此官不能舉職也。果舉職政安有不修者。客曰。若然則審理行政違法正鈞院事。而今日違法之甚者莫若督軍護軍使等干涉行政。至省吏不能依法行使職權。公能先平此政職斯舉矣。周默然舉茗盃送客行。又某某兩部員以私意變更法律控其長於平政院。以理由不充足駁斥弗理。二人憤甚。則摭其臧官肅政竟據以告元首。奉命仍歸平政審理。有人爲俚詩以諷之曰。昔日駁不准。今日親自審。有政未能平。院長大受窘。云云。然其時尙治事視邇來之高臥南閣。

者。又。不。侔。矣。

大理院 附總檢察廳

爲國立最高審判機關。在司法獨立國中當然非他人所能干涉。即吾華帝制時代法司之強毅者亦稱曰執法如山可以想見其丰采焉。民國肇興尙略具司法精神。其時勿論何等要人苟被控訴於大理院傳訊不敢不到判罰不敢不遵。自宋教仁擊斃上海審判廳據供依法票提國務總理趙秉鈞赴滬備訊。且以票逕寄京師檢察廳代傳。趙智庵氣憤幾死而不能加法官以罪也。袁氏始知欲鋤異己法界必當收爲我用。於是以大理院爲下手處。所自院長以下皆餌以好爵加以殊遇。北洋舊僚更聯翩加入法界。從此貫注一氣。迨第二次革命事定。總檢察廳即提起內亂訴訟指控諸民黨大理。

院卽據以呈請通緝。命下開國偉人皆褫爵官職勳位嚴緝歸案訊辦。無一得免者。適袁氏晏外使某席間盛言己意未嘗不欲成全民黨。奈民國以法治。今諸人爲司法機關依法指請拏辦。雖總統亦無如何言。竟狀若懊惜者。某使信之。退而告人曰。司法官皆舊黨故主排除新黨。此事在歐洲歷史上亦恆見之。非項城罪也。某甲以留學生適任推事聞之。立請辭職曰。果若此。他日革黨再起。我輩且上斷頭臺矣。是時民黨報紙竟大書特書袁賊收買軍人收買議會收買法官實地調查。上二者固不免餌以金錢法界則確無所得。不過經理此案者或超擢或他調腴缺皆能速化故衆謂一呈請褫奪緝拏勸將若干人實大理院第一露頭角。日亦大理院諸官第一邀寵元首。日也。

迨西南自主。孫中山開元帥府於廣州。朱淵源抄襲東文。呈請政府下命通緝。而元帥府亦如法以報之。朱氏竟附段芝泉梁卓如湯濟武三人之後。標列大名。由是段寵益專移法長兼內長安福系且欲請其組閣。此大理院第二露頭角日。而法界乃實行歸入政黨。旋渦獨立精神掃地無餘矣。

清代京控多發回原省。罕有提歸部訊者。大理自不能覆循此轍。然原被告或已爲高等地方廳判決罪名者。一經起解。慮其潛逃。又不能如前清之委員惠解准理。提訊殊難率爾。然呈訴手續若果完備。復不得效往代聽訟。以情理兩字爲准駁。除當發還原廳更爲審判。或指定其上級法庭受理者。自可依法核辦。若案須提院審理者。則至爲不便。某報謂大理院當改爲不理院。正謂此也。

大理院爲上告審，不能於違法問題外，爲本案事實之調查。祇有發還原廳原庭依法更爲審判之一法。故原審官判決任如何疏忽武斷，既不能如前代予以處分，又不能如歐美之法官倚重私譽，宜其聽斷可以任意矣。往者旗人錫光墾地被宛平人王祿侵佔，因係清代恩賜地，龍票遺失，故於辯論中願放棄土地所有權，祇求收回先人遺骨。京師高等審廳推事並予斥駁，錫乃上訴於大理院，適旅籍人員煩言勃興，而自治局管鑿人及原告家譜，証據確鑿，皆可明所訴之非誣。大理院不得已，乃撤銷原判，發還原廳審理焉。又田土訴訟，在前清時，勘明始判。判詞中必指明東西南北四至，以爲管業之據。此州縣衙門戶工兩房書吏所諳練者不謂。大理院以國立法院法官皆法律大學之畢業生，乃竟不諳此例。例如雷鏡超雷維傳，以爭樹場涉訟。

終審判決並無四至原被告均無從管業律師張孝琳爲之聲請追加判決始定明四至在上訴人經此手續所費不資而當日原判之某法官實以亟赴妓筵神智已昏故留此遺漏人多傳爲笑談云。

許世英長法部時援其奉天舊僚鄂人劉某爲總檢察長劉留學日本以患穢瘡歸並未卒業者也嗣隨管鳳龢至日乃訖得一文憑後任奉天審廳推事許矮方爲廳丞二人排日游平康里交若昆弟迨許擢總長拔茅連茹則遂一躍而爲總檢察長然其人除嫖賭外無一長以與陳二安戚誼故鄂籍軍官亦多共狎游勢頗煊赫嘗宴客於王廣福斜街某妓院徵侑觴娼至百餘人識之者曰此間不愧總廳足下長留此地檢察可矣聞者絕倒蓋京津以妓館爲廳故呼龜奴爲跑廳者劉以數染梅頭項濯濯建議宜仿日法

按旬檢查妓女下體故人以是諷之也。又許矮曾召集司法會議劉爲副會長。一日開會人已畢集而副會長久不至衆喃喃有怨詞當事四遣人速之始至坐方定衣袖間一物墜地有聲幸爲一侍役立拾去人不及見後此侍役告人曰是蓋一麻雀牌之紅中劉是日方爲雀戲以催促勉強赴會故是物藏衣袖間後持以還之慨賞以三十元而戒其勿告外人云。

稅務處

以海關皆稅務司主政而稅務司初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繼屬外務部後乃以那桐爲稅務大臣那未任外官未管內務府而家產豐富冠旂籍金魚胡同住宅費至百萬其來源皆資之稅務也。入民國後文官鮮得久任獨孫慕韓任稅司督辦幾及五年者第一原因以數任使事與外人融洽稅司洋

員更爲水乳並非藉項城餘力也（孫袁戚誼）第二原因以不過形式上爲稅務司之主管衙門實際上洋員既不服從而各關監督之補黜皆財政部事若濱津粵各關有時財部且不得專柄稅務處更無從過問夫前清以外部尙書兼管稅務關道奉命唯謹不但餽遺主管大臣甚豐即稅務處司員年得冰炭敬亦屬不資（其時汴籍曾某以外部司員兼稅務差謂一年可多得萬餘金）今則事權不屬外款寥寥孫慕韓謂尙不足敷用宜不爲人所垂涎矣

某甲諳英語丰采翩翩以善皮黃爲抱存公子所賞薦之入稅務處充科員月薪不過百元彼乃行賄督辦之汽車夫每日督辦到處後彼卽衣冠楚楚乘此空間之磨托車以遨遊於洋行及諸巨肆之門日以爲常處事本簡督

辦復。倦勤科員辦公與否。本無人稽查。故督辦到署之時。遲片刻。甲卽翩然出矣。行肆中人固識此車。以爲甲必督辦至。戚有擬之爲義兒者。有擬之爲快婿者。彼乃乘此機會。向各處賒取貨品。數月間。款幾踰萬。而所取貨則半入質庫。易爲現銀。供其消耗矣。知事不可終掩。乃託詞省親。出京一去不返。如黃鶴然。又滬關某監督病故。以爲第一腴缺。京員紛紛運動。皖籍某甲。在清代。以道員。曾隨使英倫。李瀚章戚也。適在京。託李偉侯等。爲運動。殊無效。一日邂逅某乙。蓋留英學生。在倫敦時。舊識也。叩執何業。答供差稅務處。甲卽邀之至妓館。告以所欲。乙答此財部主政。無與處事。但已否定人督辦。必先得消息。吾當爲君探之。約翌日報命。次晚果如約至。則喜形於色。謂不特人未定。且有機會可爲君經營。蓋督辦欲南下。掃墓正闕。二萬金子能如數。特

報効者督辦卽破格薦君於元首事必諧甲約必揭曉始付資乙亦慨諾無
難色惟謂人心不古恐多糾葛命下時交款不得踰一句鐘甲亦署諾越數
日乙晏甲某妓寮談讌正驩一客闖入狂呼賀喜甲視之則舊友某丙供差
印鑄局者也謂甲已授江海關監督彼得信狂喜至其家道賀始知設讌此
地當有以款我且語且探懷出印刷品蓋政府公報樣張甲之委任炳然在
焉驚喜交集乙掀髯笑曰予言何如語未竟一華服僕人入附乙耳語竟垂
手旁立以待乙拉甲密告曰此督辦家人來取資者也原約不得踰一句鐘
尙乞勿食言甲方忻忭因立引之至家出所蓄鈔票二萬圓如數畀之越日
興閱報不見任命亦無賀喜者至往詢乙謂已因公赴美矣往詢丙丙不承
認有是事謂昨方病不出門一步君豈見鬼乎以無證據且己亦干行賄罪

竟默爾以息從此去京適滬不再作春明熱夢矣。

蒙藏院

五族共和。蒙藏乃民族之一。當然無別立官署之必要。徒以俗尚不同。封爵未除。故其事項不能隸之各部署一也。自人民國外。蒙首先獨立。經幾多之勸導。始改自治。而內蒙如廓爾羅斯諸族。亦時有蠢動。西藏則自達賴私歸後。意在爲虎作倀。窺伺川邊。征防化導。事以日煩二也。蒙古王公在京者。無所事事。而其中儘有明達事理。聲勢足號召蒙人之材。勢不得不設此院。以處之三也。其組織法。設總裁副總裁各一人。參事二人。司長二人。秘書二人。僉事十二人。主事二十四人。編纂繙譯十四人。總務廳轄七科。第一第二兩司各轄三科。外有秘書室。任總裁者。以貢桑樂亭爲最久。其人明敏英銳。敢。

任事。嘗陶克陶燝惑內蒙之日。頗賴其維持防制之力。第輕跳好治游。故蒙藏院官吏相習成風。大半稱嫖界鉅子焉。

旅籍榮某。本成都將軍恭壽子。榮祿之姪婿。項城之舊交也。遂被任爲副總裁院章總裁。主持大計。若本院事務。皆副者管理。榮固擅綜覈。頗撙節。小費屬官銜之刺骨報紙。亦頻有譏詆。然項信之專無如何也。恭壽在日。曾權川督司閻者張姓。索賄得十餘萬金。以歸。庚子以賤價收屯京官宅邸。賣品。因以益富。後啓照相館於京師。民國剝鋤階級制度。遂希冀入仕籍而經營。蒙藏院會計尤力。榮以乃父因張。不得良死。(恭壽以參案吞金自盡死)拒之甚堅。張愧憤。乃串通僱員。捏造條件。謂榮中飽院款五萬餘刊。爲傳單。散之。衆人適院員方惡榮甚。遂擬集合呈訴。幸參事某有識。力爲解釋。事始得

寢而榮終不安其位焉

江南某君以拔貢服官北洋後入陸軍部嘗權侍郎少少讀李若農何願船諸人著作遂自謂諳習蒙事數條陳邊務復刊書以貽人因是得微名入民國遂躋口北宣撫使蒙藏院副總裁其口北之行凡蒙古台吉王公少富者莫向之借貸因獲重金以歸素爲駐京蒙員所鄙棄袁氏聞之笑謂某服官多年何由不改招搖行逕副總裁位遂不保聞其在院日頻設宴宴蒙古王公而每宴必有請託衆皆苦之嘗爲那彥圖所面詆不以爲報也又其私寓陳設亦以責之庶務科科員某皖人故意爲鋪張地毯壁鏡銅牀檀椅並摹西式且與約曰購物至苟合公意乞簽字發票上科中卽照付資某以利皆忽忽許之踰時是科員手其簽字發票來謁謂算結實欠五千元乞立付免

下吏爲難。某大錯愕。然又無詞拒絕。後賴某司長調停。始允陸續歸結。而兌者。謂諸物實不值三千元也。自是始不敢責庶務科供應。今其人無聊甚。騙得東海萬金。南下組織政黨。不踰日。以內閣改組。黨中多流氓過門者。皆唾棄不顧云。

鄂人某甲者。夙肆業。自強學堂爲梁。星海得意弟子。亦略讀朔方備乘。諸書自負。邊才蒙藏院成立。卽任爲參事。是時院權皆操其手。遂壹意援引私誼。又倩其鄉人能文者。擬爲條議。上之袁氏素服其才。數傳見諮詢。邊事蒙古王公。以其得主峯驥。多與論交。甲亦揮霍應酬。周至。自是望日隆。遂擢爲邊地都護使辦事大員。嘗聞僉事某君言。甲腹儉而喜獵。文譽蒙古貴人之喜吟咏者。多與唱和。又時流覽佛書。多記梵典。以資談助。編纂科編纂蒙藏回。

圖籍成甲。欲矜淹博。頗有塗改。編纂員憤而與爭。甲笑謝乃已。

冊封祭奠。凡奉使至蒙者。例得厚餽。清代乃乾清門侍衛差使。民國屬之。蒙藏院院員奉差。自口外歸者。他不具論。必有良馬數騎。以壯行色。京師市上乘驃車。而預跟馬。並矯健者。必蒙藏院官吏也。曩者理藩院司員於台吉王公承襲冊封事。索賄必飽。慾壑始已。民國初亦欲沿習。而外蒙已叛。內蒙勢亦岌岌。袁氏專主懷柔。頻戒諸司於蒙事勿留難。故至今皆隨意酬勞。不取定價。婪取也。

當袁氏謀僭。帝號頻優賚。蒙王等誘之。勸進。是時院員亦大有生色。司長某謂新君踐祚。蒙回翌戴實本院運籌之力。今蒙回王公已晉封加俸。院員未便向隅。開單呈總裁。請獎而所擬則兩司長兩參事均封男爵也。聞者皆笑。

至失聲。

蒙回各族有被匪被災者。例須撫恤。其數目則由院擬定。咨呈國務院轉財政部照發。然損失情形輕重則當據各辦事長官等呈報。而核稿者則第一司民治科員也有某族章京以被匪搶掠呈請撫恤。原呈損失約五千元。乃議給恤費三千元而定章按照損失價值三分之一給恤。是此數計多出一千餘元。則以科員與該族章京有連也。後爲司長所核駁。始以筆誤了事。蓋起稿時數日字竟填小數也。

鹽務署

鹽政之設專署。始於清宣統二年。爲度支尙書載澤集權中央大計之一也。今之鹽務署粗觀之似爲清鹽政處之後身。實際則因有五國大借款外人。

始監督鹽政外人既監督鹽政始立此署爲機關即民國三年五月十五日所宣布者也然其源則由於二年四月善後借款合同成立是年即設稽核總所於京師署督辦以財政總長兼司別置署長一人兼稽核總所總辦洋顧問一人兼稽核總所會辦以下則參事廳長秘書僉事主事共三十四人各運使權運局長運副等委任皆由署主持自饒實力較之清代督撫分兼鹽政者中央權勢尤爲鞏固惜鹽稅除歸還外債外政府欲提用餘款必得稽核總所洋會辦署諾始可而洋會辦則銀行團所委託者以此原因署長必聯絡外人擅長交際始能勝任愉快此張岱相之所以久踞斯職雖經罷免仍得復任也

張岱相以湯蟄仙之薦而廻翔於東三省復出其敏腕以承迎長官於是徐

派之陳昭常趙派之熊希齡皆引爲腹心。入民國初賴鳳凰汲引得財政次長乃日費千金以飲博狎邪以買諸要人。憚心故北洋派皆樂與交以調查鹽務。丁恩服其勤懇爲譽揚於銀行團遂有今日。當周緝之長部時署權本操諸督辦後以提用鹽餘督辦之言弗爲洋會辦所信必仗署長宛轉調停始發生效力。自是署長權漸重即保任運使亦得參預且有時可援引私人。孫慕韓以老輩督辦稅務而權利無多宜。汪伯棠有前賢畏後生之說近以結婚王揖唐更大得毀寵暗地爲安福系籌措經濟而殊不出面社會上幾澗然忘其人矣。

署置三廳。一曰總務掌視察鹽運使權。運局辦事之成績及鹽務官升遷降調事宜。由運使下迄場課知事凡三百餘官。加之科長科員稽查員員數何。

止二千僉事主事都可薦托何論廳長參事故運使必留數場知事缺以酬
報廳長等之戚友而歲時餽遺之豐更不待言所以人稱總務爲第一廳言
第一紅且關也場產廳掌鹽場倉棧建築及編練場警管轄緝私營隊之權
雖勢力不逮總務之偉大而掌管建築則核辦工程報銷時或準或駁權由
自操往者吉林官運局議重建長春等處鹽倉報費甚鉅廳中並不核減張
岱相告所屬曰我曾司鹾奉吉深知情形今所報當浮至五倍以上諸君信
勿輕輕放過衆喻其意相與一笑罷緝私營隊搜贓分肥舊稱利薮統領歲
入亦不薄奈多爲督軍等所勒薦部署不敢拂其意也然對於廳員亦不能
一無應酬故場產稱爲第二廳言其權利亞於總務也運銷廳綱理文牘及
運銷事宜本例行公事故稱第三廳而近日大運亨通各省借運借銷之案

層見疊出。如湖南等省雖利歸武人而廳員何竟默爾其道可思矣。要之鹽署無負員與交通部等京師人莫不知之也。

民國成立八年鹽稅收入較前清大有進步此皆稽核分所稽核認眞之功自爲不可掩之事。實譽長等翊爲已力未免報顏。唯當鹽署初立任用官吏頃考求人材其時運使權運局長儘有聞人已而權運局長漸爲各將軍勒濱元首唯命是聽。已而任用運使亦須得武人之同意。如沈致堅以熊秉三之淳投張岱相門遂得任爲雲南運使乃爲唐繼堯所拒雖由沈之聲名惡劣而實軍官干涉鹹政之始鹽署某君憤之知政府爲軍人所制弗能矯正乃訴之丁恩欲假其力以固中央權力。丁曰此用人不關行政吾不預也。某更告以用不當行政亦將因以弗靈。丁信之宴見日微達於項城項城卽

示意北洋派某要人自是鹽署事權少專河間初欲溶其副官長某爲兩淮緝私統領終不得當迨攝總統日始授意財部與鹽署委任而總長則王叔魯馮氏之帳房總管也。

某運副者籍寧春其兄則河南之滑吏名震北省者也某亦豪縱賴族人某硬溶於鹽署鹽署將界以贛省某榷運局長某不願竟乞得袁克定溶函指名要求某津副缺所駐地則中國第一商埠也洪憲倒幕署員首議另易他人其兄適司權鳳陽關聞以急電相告某遂乞援於某護軍使固厥鄉人又素受其應酬者因爲解於鹽署署長重違其意事遂寢某乃安居四年排日以花酒自娛焉

某甲以留學生供職鹽署雖新登仕版而和平穩練可步陸潤生後塵因有

寵於署長。凡秘密計畫無不與之共謀。長蘆運使某不時假公遊京師。至必宴要客。申恆與焉。一日在座有財政部司長某乙。總長婚媾也。總長例兼署督辦。故對客殊傲慢。不爲禮。以爭觴致與甲。閩勢幾動。武甲隱忍去。乃專意謀鹽署。獨立初擬爲一綱四目。言財部牽掣之弊。洋洋灑灑。幾萬言。而署長不敢上。乃運動洋會。辦而洋人不甚了了。事卒不行。甲心終不死。一日總長爲武人索餉所逼。無法應付。函致署長。往取鹽稅餘款。甲自請行。不知運用。何等手段。語言洋會。辦竟拒弗撥。總長莫名其妙。堅囑署長調處。署長度甲爲繫鈴者。勉以解鈴甲。概諾。且請先謁總長。既見。乞屏人密告曰。近部員狎遊。豪賭。其挾妓爲撲克戲於西飯店外。人實目擊之。某前日往取鹽餘。洋顧問。謂司員侈泰。若此部庫何至匱乏。某固無言以應也。望長官先戒所屬容。

某再往商之洋員總長唯。於是手諭戒飭諸員辭頗嚴厲衆後知出甲報復雖恨之甚而自是不敢輕視署員矣。

民國初熊秉三掌財政時鹽務猶未設專署卽以各省鹽課關係重要不容虧欠雖事在前清亦應一律追繳固正辦也後鹽署成立仍秉斯旨飭屬追欠滇運使卽以前石臺井提舉李慶恩虧幣幾四十萬揭報而李固李經義私人時方夤緣爲財部司員總長兼督辦亦皖人與經義爲至戚遂示意署長擱置不理焉又蜀人楊尙懿以滇白鹽井提舉挾款潛逃後化名寶民自稱總司令以討洪憲羅佩金保授少將人有言於鹽署者署長以李虧款鉅萬且未究楊挾武人力更無如之何遂不復過問。

晏安瀾者清戶部老司官後任鹽政參議負有清望者也入民國授四川運

使其視鹽署人員皆後輩有所干求殊無裁答廳吏因指摘其公牘以示意晏憤甚竟不通慶弔自是十呈九駁以激其去晏果請辭而稽核分所洋員見其勤懇廉直急電總所乞留總辦乃致函挽留且戒署員毋吹求迨洪憲禍作川屢被兵晏皆留蜀者亦洋員之力也

稽核總分所皆置洋員其職爲監督鹽稅之收支經存徵收之稅款以保護債權爲主勢力較小於海關稅務司然以產場及權運局所舊弊難湧而權運員竟有挾款潛逃者稽核洋員始逐漸干涉此一原因也頻年內訌武人意猶割據政府不能節制非賴洋員維持鹽政亦將失其統一精神此二原因也

淮商殷富者莫過贛人周扶九周碌碌無他長而能奉張季直爲司命張亦

利其多財藉資營運在前清時卽持改革鹽務議未及行改國後又言之項城頗贊其說熊秉三助之尤力然諸鹾商多不以爲便丁恩考查各省鹽務還亦納衆議謂張說不能行袁氏無所折衷令部署從長籌計時張門下健將楊廷棟卽揚言不用其說則淮鹾先不可理且彼將結政黨以抵制鹽署要人於是參事秘書廳長等僉以此輩得步進步今已大肆要挾若從其議勢必紛引黨羽把持盤踞我輩且無職飯於是盡情痛駁議以不行政府尙以少事周旋某署長以是等空論絕無經驗深爲洋員所惡若强行之後恐提款多杆格袁意亦息其時新聞記者時搜索鹽署隱事登之報章加以醜詆或謂出楊氏指然莫能指實平心論之張議實直切可行惜用人難得廉士也

全國烟酒公賣局

袁政府財政非不充裕以圖謀稱帝盡耗於無形之暗支其時賣國借款尙不至如今日之盛故周緝之長財政時建議重徵奢侈消耗品稅以補助入帑公府會議袁已首肯而在座者謂非先改海關稅則徒重徵於內地既傷國體而稅入亦無多不如其已衆以其說中肯多附之者周氏說暫駁退而謀於僚吏有才士某者以烟酒收歸官賣之說進喜甚立告之袁氏適公府顧問濟濟如思逞能結寵乃創爲名公賣實加稅之議袁亦贊之於是烟酒公賣之制頒而京師全國烟酒局成立其組織法設總辦一人會辦一人文牘主任二科長三人科員十六人調查辦事員各若干人直隸於財政部除文牘處專理文牘外置三科治事而分科之法至不倫類蓋第一科掌稽

查各省公賣情形及稅捐與征收款項之稽核本署經費之會計第二科則管京兆迄黑龍江十三省區之公賣及稅捐第三科則管江蘇迄四川十三省區之公賣及稅捐是第一科以事分第二第三科以地分已覺可笑且第二三兩科似須受第一科之監督故識者皆譽其支離焉

英法於殖民地發賣鴉片烟皆歸官立公司故煎膏發行並公家事今酒仍商釀烟仍民種商購商運特分區設局另徵其稅而名之曰公賣實則洪憲無賴政策之一也初仿鹽務署辦法總辦多以財政次長兼充後某次長頗專斷總長患之乃另易一私人爲總辦其人巽順謹克事皆請示於總長故部局滙沅一氣至今日以議行烟酒借款局竟獨立總辦直隸於大總統焉公賣初行慮羣情反對勢須仰仗地方官之維持故各省會局長皆將軍巡

按所指薦甚有以軍巡兩署秘書兼任者其下各區分局長遂爲省吏所有京局徒爲署諾而已鈕元伯任事少少集權中央然浙江煙酒公賣楊善德勒薦其秘書雲韶雲江蘇奉賢知事並非簡任職存記人員且亦毫無財政學識財部初擬駁復而鈕氏知楊爲段芝泉腹心竟勉強從命各省睹此狀紛紛效尤鋟不能復耐多拒弗納因此頗開罪北洋派後之免職拏辦斯亦一原因也

第二科轄地以東三省爲第一煙酒並產在清代稅已甚重而燒鍋皆晉籍富商按季輸稅無一欠漏餘則直隸山東諸省甘肅雖產烟而近年爲紙捲煙所奪第三科轄地以江浙廣東四川等省爲最以是兩科權利相等而居第二科者則羨三科多南省煩盛商埠三科又羨二科多轄煙酒出產之地

因羨生忌。忌則恆起衝突。往往兩省區交壤地方偷漏稅課。外局呈京請示。則互相推諉甚。且第二科謂曲在四川。第三科又謂曲在陝西。蓋四川屬之。第三科陝西屬之。第二科也。總辦苦之。謂若然。則本局內當專置一平政院矣。况兩相爭持。都無利益。徒爲報館口實。曷若其已。乃屬所親置酒爲兩科人員。和解。吾聞之。贛人某君。蓋曾充京局科員者。某君謂某總辦初接事日。游員者紛至沓來。所收銜名。荐條多至二千餘張。總長無法應付。囑文牘王任函告各省局長。令爲置頓。各局長覆謂督軍省長。指游員甚多。已苦人浮於事。若予拒絕。以後商民發生抵抗。不藉力於地方官。又無從維持。若既受武人省吏之治。復加以京局囑用人員。則照現設缺額增多十倍。亦恐不敷。總辦殊無以難也。

鋤元伯初任四川。納贊爲沈秉堃弟子。揣摩迎合皆有師承。其在民國初任觀察使。繼巡按陝西。總辦菸酒公賣。雖始由李九汲引於袁氏。而實賴辯帥之力。因其屬贛籍也。故其任事以後。凡辯帥所荐人。舉得優差。有某局歲入至豐。固皖籍。某員所任。而辯帥適荐其門人。鋤遂移皖員劣地。而以遺缺授之。辯帥門人。皖員本段系辭職赴京。逢人輒毀鋤。未幾復辟。事作鋤附張。且以鉅款接濟。辯軍及馬廠軍興段閣復現。鋤遂褫職。拏辦名固附逆。嫌疑實則以荐人種成惡感。近乃展轉投入陸幹卿幕。而取銷通緝令焉。

烟酒公賣。本託名官督商銷。然局由官辦。棧由商辦。而各局有徵無賣。實與各國車賣之制大相逕庭。所定公賣費率。復因省界區分。絕不一致。最重者。京兆地方。有至百分之五十。最輕者。熱河僅抽百分之十。又奉天之牛莊。高。

梁通銷南北黑龍江之烈酒暢行俄邊浙江之紹興酒全國所嗜飲皆產酒區城之最盛者也當定公賣費率日本擬加重是三省適某甲任科長與奉天燒鍋商有連因言奉稅本重若再加數倍沽業必爲日人所奪蓋日商舊啓釀肆於瀋陽並不納稅也故僅定爲百分之十二紹酒則賴某署長力定爲百分十五署長則紹人戚舊多業沽也一日者第二第三兩科科長會議欲定爲普通費率俾無崎輕畸重之弊總辦亦首肯而科員紛紛不以爲然繁徵博引就各省利病指陳得失遂仍舊貫或謂科員各有所私實則外省糧價酒價生烟價熟烟價貴賤懸殊欲求劃一談何容易以價之不同而費率高下亦異固情理所應有特奉行未善與商民時起衝突視貨稅局所尤甚焉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 附司法官懲戒委員會

熊秉三任熱河都統。組織官吏懲戒會。自謂行之有效。迨爲國務總理。遂呈設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於京師。所司則議決高等官之懲戒事件也。置委員長一人。委員十人。凡行政官吏除贓私案屬刑事。應提交法庭外。其餘瀆職違法等情。凡當受處分者。皆由此會議決懲戒。前清吏部議處以革職爲止。過乎此者。則交刑部治罪。與今制略同。惟清代分公私罪。公罪准抵銷。較今少詳耳。鄂人某君。曾充懲戒會委員。謂有十不可解。嘗舉以告著者。今忘其三。而記其七。特錄之。以供讀者談助焉。

清代處分。至輕者罰俸三月。其實官不特俸爲生。而所領亦多經折扣。已爲掩耳盜鈴。令則改爲減俸幾個月。幾分之幾。並無標準。徒爲煩費。一不可解。

也。清代官多實任，故罰俸法可行。民國實任官無幾，凡交付懲戒者多已經撤任俸，本無有何待乎。減二不可解也。記大過大功從前乃督撫藩司專柄，並不報部。以功過隨時可抵銷，且實際無關乎。遷黜今凡付懲戒者強半以應受記大過處分，請大總統訓示施行，母乃不勝其煩乎。三不可解也。清制凡實犯專案之官吏，始由部議處。若疲軟不謹諸官，則或勒休或革職，不待議處，誠以論事則空洞，論人則斷不可使之臨民。今則有以侵吞浮冒衰弱放縱而付懲戒者矣，四不可解也。往者在官人員或署事或供差，本身必有實職，今人人可以供差，撤差之後即與政界脫離關係，懲戒會雖執法繩，實同具文，五不可解也。平政院本爲行政裁判機關，事務清簡，官吏處分固應歸其職掌，今乃特立專會，不類不倫，六不可解也。議處事歸吏部者以官

吏履歷皆部執掌雖一案議處仍須調查前後事實故奏案中必聲敘某官或前因某事已受何等處分今又受何等處分或某官應得降級處分而係公罪可准其查級抵銷今則懲戒會並無官冊委員十人匆匆議決更不暇旁參曲證七不可解也而此乃其組織之闕點更請言其事實

會設十委員有老官僚公事娴習而不甚解新法律有學生雖知新法律而公事生疏更有新留學歸全不知國內情偽遇官吏以私罪付懲戒者應輕而應重都屬茫然且事須開全體委員大會必多數同意議決書乃能成立往者某委員長頗明達事理衆議不倫者多所裁正羣以其專斷閉會半闋席不到往往元首交付懲戒案件數月不能呈覆京外各縣署具文催促府秘書廳以致函責讓而衆猶不肯至會委員長對人言之憤激至不可耐云聞

請託亦所難免。每有據被劾人員聲辯不加詳查，遽從輕議者。陳二安知其然，兼任四川巡按日，劾治貪吏，多皆一面呈請褫職，一面卽自行收押追款，從不請付懲戒。董鴻侍已輦鉅金至京，以此卒無所施其伎倆。

尤異者，前黑龍江嫩江縣知事姚明德以侵吞公款交代踰限，訥河縣知縣楊魯以承辦工程款項不實，此關繫公帑與私人操守，當然褫職，仍勒追款項，而姚明德僅受減俸八個月三分之一處分。楊魯受記大過處分，又肇州縣知事孫之忠以縱容痞棍勾結朋比，此案情若重，卽應提交法庭，至輕亦當褫職，而亦僅得記大過處分。見者莫不絕倒。或謂是時委員會長爲某代理，難免瞻徇。此道揆法守所以蕩然無餘之由也。而熊氏生平以經世才自負，而蒞官數省，一無成績。執政數月，請立是會，其於官方吏治，寧有絲毫裨益。

益耶？

司法官懲戒委員會組織與文官高等懲戒會同惟少一委員法官舞文枉法已成民國習慣而不聞有置重典者某地方官推事以受人請託判決不公提交懲戒並未褫職又某書記官長塗改供辭事已證實以其戚方爲法部參事遂據其聲辯僅以疏忽從輕議懲了事焉

國史館 各省通志局附

湘綺老人以遲暮之年游戲三昧而膺館長之職時幾三年一帙未就有同虛設矣其時纂修協修半皆湘綺門人嫻經訓詞章者固濟濟而未必皆史才也故並居京師支乾俸優游於文酒聲歌之會儼然清代翰詹衙門官而俸入十倍之眞玉堂仙人矣

湘綺以撰湘軍志得名。其書不諱私親。不避權要。專持公論。而紀事之詳繫有法。遠過魏默深輩。袁慰庭雖不學。獨嗜是書。故議立史館之日。卽內斷於心。以隆禮聘此老。他有薦引者。並置不顧。然此老頑固深。不以共和爲然。到館年餘。人叩以纂。至何處。笑答曰。方纂孫文本紀。猶未就也。又謂歐陽修五代史創伶官傳。今當仿之。創偉人傳。宋芸子謂人物當依三國志通稱傳。固正論也。湘人某以王氏弟子。有寵於袁。適任府秘書。意不爲然。蓋欲尊總統爲紀也。某協修草開國史全歸功項城於武昌。起義者有微詞。他民黨則醜詆之。館長雖不賞其文。而嘉其義。正擢爲纂修焉。其時財政已窘。京官俸既有折扣。復不能按期發給。獨史館仗館長老面元首諭部庫。按月動支。一時貴緣入館者。實煩有徒周緝之方。長財政主裁。汰冗員。嘗一單汰館員二十。

餘人湘綺憤而與爭，賴某總長設宴調解始已。

清代史館第傳人物皆依據呈送事實履歷，匪特無裁制，且亦難免舛錯。民國肇興，以國體改異，自不能仍循舊日史裁，如開國事蹟在前代，則另有方略館以編纂之。而今併歸史館，幾於無從著筆。某爲收掌年餘，未收一藁本，乃襍被還鄉。去館中人若無知之者，一日有大總統交下某武人事蹟，應付史館立傳者，某纂修欣然命筆，爲之傳成，送館無人收納。親交之館長，館長謂其多諛詞，竟竄改加入諷語，聞黃陂正任後，以與武人有舊，始囑史館更正焉。

湘中輕薄子某甲，少從湘陰游者也。時供差國務院，而無所事事，排日必至史館，諸談人以爲必館編纂。一富商死，以生前曾觸資興舉公益拯濟災區，

其子乙欲宣付史館立傳。費萬金餽送同鄉京官爲具呈。一日啓讞。甲亦在座。大言曰。不厚酬史館諸公。雖奉命宣付。亦無褒美詞也。乙信之。立出千金。畀甲。囑爲打點。甲以入囊。事後。館中人有知之者。迨爲乙父立傳。故先擬貶辭。因人以示乙。乙憤甚。欲訴甲於理。甲以無憑證。初不懼。已而館員亦多起鳴不平者。至令門者拒甲不聽入館。大窘。求救於館長。館長笑拒之。乃貸資於楊晳。予以六百元。遺司編。是傳者遂易褒詞。事始寢。或人謂甲雖取得千金。而館員無分其毫釐者。未知孰是云。

自湘縊歿。館勢幾渙。後以經費不繼。而黃陂頗欲恢張。共和功。乃以屬蔡鶴卿。蔡慨然受任。適方爲北京大學校長。因改館爲國史編纂處。附之於大學焉。蔡自兼處長。下設編纂七員。皆用聘書。弗爲官吏。中多淹博之士。而名並。

不彰者如江甯人鄧之誠之流至此費視前減數倍而纂成史反多於前未必非蔡氏之力乃以五四運動京大罷課當路謂出蔡指而欲敷衍學生又不能不復其職遂以國史編纂處改歸國務院另任處長以示裁抑其實蔡初不以此爲重輕而編纂諸君別無奧援竟一律解職而易以老官僚多人焉

新受任之處長徐鳳書籍蜀之榮陽程德全鄉人也本清老吏曾歷東三省以能詩稱文學並非所長也奉天平康里倡寮多其詩詞聯語殆亦報館名士之一流國史前途可知矣

清史館

清史館有前代之實錄方略會典事例國史稿本可據前事則少爲整齊排

比後事之待編纂者固寥寥無幾也。趙次珊自奉天都督還朝不甘野處。自願編修清史以酬故君袁氏。卽如其意以畀之。然趙氏雖起詞林僅工帖括。著者嘗接其幕僚浙人陳某謂次老擅長文字在簡明告示則其學可想矣。且修清史之難不在乎搜輯編纂而在持論之公允蓋民國開基之人物半勝朝之老吏趙氏已身卽附載澤以起而私取奉天財政局帑事乃徐菊人所彈劾又釀成四川革命者則其介弟爾豐就此數點論欲無曲筆已非易易况對於袁徐馮段諸人哉然其進行則較國史館略速大約及趙氏之身可以歲事纂協修等約分四派趙之私人若金還葉景葵之流一派也前清遺老若沈子培秦幼衡之流一派也旅籍文人若慶博如之流又一派也眞實學者若張孟劬之流亦一派也第二派以僚友舊誼第四派賴之以編書。

第一派多富人特籍此挂名朝籍第三派則與趙有連者蓋慶父嵩昆曾任黔撫藩爾巽官知府賴其荐達也他可頤誰遺老之供此差者按時支薪亞不到館亦從未編纂隻字焉故俗亦稱清史館爲養老院志士羞附之若葉爾愷章棟諸人趙雖堅聘不赴葉且其婚媾也

某君供職史館四年歸告著者曰唯張孟劬所纂后妃傳差有史法他無聞焉叩以德宗本紀後半如何著筆答曰一言以蔽之則爲袁氏洗刷而已某纂修者狂士也嘗上書館長論史裁頗褒貶人物趙陽嘉納未幾以經費不繼裁員某與其列焉

趙爲老吏中之最新者有時着西裝踢球打彈以表示開通隨從者則其妻妾與史館事務員或謂事務員某某皆其戚誼故出入趙邸若私室且時共

內眷爲麻雀戲趙所倚重者。則胡軍巡閱使張雨亭。有時張胡與中央齟齬。必賴趙爲調停。則館員亦因之生氣勃發。蓋薪俸積欠可發而有竈館長者。且可因此乞荐入政府焉。

某旗員雖起家甲科。而儉於學。入民國。以世伯軒力荐之清史館。初以諮詢等挂名職。進而爲纂修。任纂大臣傳。頗有錯誤。同事者微諷之。某因欲炫博。則附會小說稗史。雜入諸臣傳中。若索額圖明珠。年羹堯于成龍施仕綸等。說部中多有其事蹟。並爲纂入。趙私事煩。館事特總大綱。史藁多不腐目。固弗知也。後爲沐籍某君所見。乃强某改之。某謂小說不足信。何林琴南爲社會所歡迎。而蔡鶴卿且提倡水滸紅樓哉。聞於明珠傳中。載有其子成德小說家名之曰賈寶玉。云云悖謬。至此或告者之過與。

幣制處

幣制處何爲而設。袁慰庭特爲位置梁卓如計也。溯遠因於戊戌二人本深仇。然華夏光復。梁不能不歸國而爲民黨所醜詆。勢不得不託庇於袁。於是結共和黨以主持中央集權。示與國民黨立異。袁未必不知其意而可藉以排除孫黃諸人。從此乘仇尋好。深相結納。熊秉三組織第一流內閣。梁爲國務員閣倒連帶辭職。袁乃設是處以處之。特任爲總裁。其名則司改良幣制。然幣制改否付之國務會議可矣。安有專設機關之必要。故其時即有改幣借款之說。其議固發於熊秉三。梁熊則一。鼻孔出氣者衆皆知。袁之任梁將賴以借款而歐戰大作。銀行團無力續借。梁亦自知終不容於項城。遂去之。津門以著流自娛。是時雖有總裁之名。而幣制處已無形渙散矣。

當梁爲總長時。共和黨中人多任參事司長者。湘粵籍居半。未幾梁去。衆并不安其位。適幣制總裁命下。衆視如稅務鹽政。以爲必員。多俸優。遂紛紛請辭。仍投梁乞位置。梁初擬處制亦頗鋪張。而上之袁氏久不見交院議施行。催之以原稿。遺失。對再進。仍無消息。惟飭財部送梁。以總裁奉知旨。故僅設秘書等數員。諸人不得位置者。乃分薦之教育部。經界局焉。

曩者幣制之爭。焦點在七錢二分與一兩二者。長篇大論。殊爲可笑。梁初主金本位。洋顧問某謂無財力。整頓任何本位。皆不能行。衆俱知其意在借款也。然梁猶愛名譽。若損失主權。過巨之借款所不敢借。故其任總裁時。日本資本家屢叩其邸。卒不得要領去。其時梁尙主親日也。已而洪憲禍起。任公南下。舉義幣制總裁。遂不復設。近歐戰已定。大借款說復興。周子屢以親美。

派。靳。翼。青。邀。爲。財。政。總。長。而。安。福。系。拒。之。近。聞。將。畀。以。此。席。雖。幣。制。改。良。無。
望。而。周。果。受。任。必。因。此。以。謀。借。款。而。處。中。組。織。亦。必。大。擴。張。焉。

全國水利局

導淮計畫。張季直提倡爲最力。自第一流內閣倒幕。梁旣授幣制總裁。張遂授爲水利總裁。設全國水利會於京師。其組織法直隸於大總統。設總裁副總裁各一人。視察僉事主事技正技士辦事員各若干人。掌理全國水利。並沿岸墾闢事務。說者謂袁政府特設之署局皆意主因以借款。此則因導淮借款而設也。然外債盡用之稱帝。及國內用兵。導淮議遂虛。縣總裁則早已南下回籍。自營實業。初尙以副總裁代行職權。已而副亦無人。然各省水利協會均各存在。測量墾地尙在進行。水利局或終有轉運之一日乎。

局初成立元首交議事件則奉天遼河柳河直隸永定諸河之修治然需費皆不資故某副總裁即建議大借款治水而令其門人某至奉視察日本某報遽登載奉天治河借款當先儘日本且工程及墾務亦當聘日員經理省吏大駭促某速反京副總裁冒然言之項城謂奉地方官不應逐客而奉吏又謂某招搖冀私借日款雖敷衍息事而直隸河工局亦成立屬之內務部自是水利局視察鮮有外行者又僉事某師範生也以與嗇老有舊得任是職自以兼理墾闢必饒權利遂化名立一湖田墾闢公司以其戚某爲幹事將從事招股矣以爲私藉公力必進行無礙而農商部謂與墾荒公司註冊手續未符適導淮借款議寢中央無心及此水利局大裁員某亦在內事竟消滅而民國官吏恆倚仗官力以營農商業往往致富宜某興式人之慕矣

步軍統領衙門

民國官制揉雜步軍統領衙門其一也。清代凡明時太監職掌皆易以旗員步軍統領卽明之提督東廠太監也。主管九門門政故又稱九門提督管巡捕東西南北中五營司緝捕盜賊奸宄所轄兵士皆旗籍番卒則漢人也。民國初元本擬裁撤趙智庵謂其足補警政所不逮乃託言事關旗制遂付緩議其後袁以心腹江朝宗任事權力日增於是設總參議廳其下有總務廳軍事科執法科軍需科以營制向分左右兩翼故又設營翼總稽查處直轄則四郊車捐總局總軍械庫將校研究所等當前清凡都門之私倡私鑄窩戶等類皆行賄提督署隸卒乞其包庇今則權操警廳步署專司城門啓閉四鄉車捐有事時帮同彈壓而已。

京城內外城車輛向歸工巡局收捐復移歸警廳而附近鄉郊地方則撥由步署征捐大約驃車駝驕牛車等皆在當納捐之列爲數甚鉅歸總務廳管理聞之數年前有收捐員照式私刊捐照付之鄉人款則入已凡數月囊橐已富請假挾資去又有以中交鈔繳捐者尤多折扣譬如市價五六此則作五一五二不等至佚照補請或買賣駕車牲畜亦往往受人敲詐故近畿游棍假步署名義磕索鄉人車夫者實繁有徒皆由車捐以起前聞有公民提議改歸自治會收納者事卒不行

游緝隊專司偵察近來販運私土者觸處皆是亦不肖隊士生財之一道也有晉商某甲舊營車店於京師八年前歇業則來往大連哈爾濱之間販運紅土一日以驃車裝運而上坐一婦人車距城約三里突遇翦徑者大聲呼

救游緝隊方出巡近地。聞往救捕則匪已去。驗所載纍纍皆土也。將執而獻。諸官適卒伍中有與甲舊識者爲排解。獻若干圓了事。蓋車站及崇文門稅局搜檢嚴此輩奸商多由他站下車而僱車。飾爲載婦女或病人者稽查不及覺而是毒品已運及目的地矣。

近所練兩翼五營名皆旅籍實不盡然。以旅人雖貧甚而不能耐勞苦者多也。大約番卒易名承充者不少。又京旅咸以官爲業鮮治生者。國體既改官不易得其匱乏者自縱婦女賣淫以爲活故邇來京師暗倡之多不可勝數。警察勢難漏稽而步署吏卒轉知之甚稔。名同旅籍不能勸導維持反從而魚肉之輓近人情如此可爲一嘆。

江朝宗以步軍統領受黎命代理內閣而從來任此職者皆有寵於元首近

之王茂軒則舊之東三省總督中軍徐門第一紅人也每京師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彈壓則步軍出而維持秩序又有護軍管理處設都護使副都護使各一人下轄總務司法兩科亦以位置滿蒙人員者實無所事事

京師警察廳

京師警察廳隸屬於內部置總監一人都尉九人警正三十九人警佐百廿人技正二人技士四人分總務行政司法衛生消防五處以居首善爲中外觀瞻所繫枉法舞弊之事自較外省爲少而限於財力衛生及諸工程多未設置完備加以京師遍地貴官勢燄熏天警士對之安能行使職權致數言整頓而警政了無起色今試述其弊之在總監者在諸員司者在偵探者在警兵者

總監歲入之豐過於內務總長京師人類能言之然歷任諸人不聞有枉法者則經餉收捐出入至鉅宜可自豪惟地方官有京兆尹而維持秩序又有步軍統領及諸軍隊故爲總監者例不甚負責任某任此事頻來往於元首總揆之門到廳日寥寥苟有意外事則以電話分致各處要其維持彈壓故人稱爲電話總監又自孫伯蘭長內務市政廢弛至於今日凡關係保安衛生上之種種工程皆可諉諸內部與市政公所某總監嘗謂顧日日在戒嚴期中左右詫其言進而叩之曰戒嚴則地面治安自有戒嚴司令部負責吾擔真少輕乎此弊之在總監者

總務處掌會計行政處管理營業建築衛生司司清潔化驗此在劣員皆可上下其手者往聞某司會計清釐撙節人無能干以私者同事惡之一日送

總監俸中忽有假鈔若干。總監怒甚。某竟不保其位。或謂此有人串通總監。左右所爲也。又某管建築。凡商肆建屋築牆。呈送圖樣。初則擱置不核。以待請託。甚且多方斥駁。衆苦之。訴諸商會時。馮潤田爲總理。可直接與元首談話。勢等貴官。經彼一言。某遂調他處。或謂所得並非某獨有。衆皆有分也。又某司醫藥化驗。凡藥房皆月有定餽。嘗以辦理防疫。請加清潔。經費而諸務。仍舊唯通衢要道增加清道夫。共不過百人。按月多購石炭酸若干瓶而已。而預算月費。須加萬金。實可駭人。聞聽其各區警署。則視人之手段。何如爲財政之豐歉。然不致若外省之包庇煙賭也。此弊之在諸員司者。

偵緝隊司探訪。凡充探員者。必先熟知盜賊奸宄之情形。乃能勝任。故大半皆過來人。否亦流民奸胥之流。欲求其奉公守法。難矣。其大宗進項。莫踰煙。

賭京師煙窟。至秘密下流社會不得入。且皆名營他業。但必與警探通氣耳。販買烟土者頗多。探士之雄於貲者。則多布爪牙以偵私土。多數報官少數入。已達官貴人之賭。不敢拏光棍地痞之賭。不能拏其可拏者。中下等之商民耳。聞有粵人某暗啓賭館於京師。一探士爲司風。遞信月得賄五百元。他可想矣。此弊之在偵探者。

警兵作弊不易。京師尤難。惟截獲賊贓。竟有隱瞞不報者。其他規費大約有頭目人取之人民而後分之。衆警者個人單獨索賄之事。却不少見。往有警兵某妻。苛刻車夫。衆所痛心。一日站崗。梁家園西突。爲人擊傷。且搶其槍枝去。以示報復。此弊之在警兵者。

督軍本軍官而實握一省政權。省長必得其驩心。乃能久任。權力視清之總督省長則巡撫也。署中有參謀副官兩處。軍需軍法各課及秘書廳軍務廳而諮議顧問等官不與焉。經費年約三四十萬。凡不屬國防軍隊。舉其所轄且有以督軍仍兼師長者。任何操行狷潔之人。一任督軍。莫不立致巨富。歷年久者數或百萬。或數千萬以上。其生財之道。取之餉。需建築服裝者爲小數。取之軍米軍械者數較豐。若取軍費以營商業鑛務。甚且販鹽販烟。或照戰事防務勒索重餉於中央。則數皆不資。宜督軍皆富家。有開一壽筵。而用資至數萬者。清代督撫視此誠小巫之於大巫矣。陸朗齋於陝西。以私種私運。獲金千餘萬。而隻身脫難。張敬堯以鹽富。張雨亭以收荒地富。楊樹棠既歿。第四師軍需處挂失之票。捌萬元。而其妻認爲己資。夫以督軍夫人存款。

軍需處何以知其數目與夫支券號數是誠不可思議矣唐莫賡熊錦帆皆假託護法大開煙禁禁開則總師干者即可攬得重金大約一省美缺腴差必先儘督軍所薦員委用而省會警廳長財政廳長尤必須得其同意否則軍警必交關財政必坐困於軍需督署秘書恆兼他差至參謀長副官長等則父兄子弟必居優差優缺外交則讓之文官遇亂事勝則晉勳發財敗亦無絲毫處分失地逃避苟有人情仍可穩居將軍府月取千元相彼督軍真民國之驕子矣

參謀長者督軍之腹心副官長者督軍之咽喉非大得寵者不能任更有以參副兩長兼管衛隊者所入尤豐某甲本襄人予以留日士官學校歸後得任某督參長適值新建軍署及置城築營皆所經手富踰十萬更有萃力以

緝捕黨人圖分賞金者亦有挾制督軍分其贓私者大約必與副官處通氣事方靈敏副官即清代督撫之巡捕以傳達稽查爲職恆代其督軍經營私業某任某軍署副長時至侵扣遣散黨人費以自肥又某省某師開赴前敵爲人煽惑勢已岌岌副官長請行囑攜五萬金勞軍而先據三萬爲已有後實費僅萬五千金爲師長一人所得叛謀遂中止而某則三萬五千元入橐矣又某軍署參謀長副官長均督軍弟子軍需課長則督軍快婿也三人皆精幹互相爭權衆稱之爲珍珠瑪瑙金剛鑽珍珠指參謀長謂其圓到漂亮若走盤之珠也瑪瑙指副官長謂其雖紅而價賤忝列八寶中也金剛鑽指軍需長謂其尖利無堅不破也一日爲督軍所聞值宴客謂幕僚曰三人被此美號吾將何居時諮議某已被酒含醉對曰明公其盛寶之樹乎有此大

欵諸珍乃備督軍不知其爲諷辭也。軍需長在座。惡其狂。後假事誣以亂黨。嫌疑非賴人。救幾擢槍斃云。

參謀副官。非軍官不能任。秘書科長。科員諮詢。則不拘資格矣。鄂人某。以留日法政學生歸。倚黃陂力。得爲某省軍署軍法長。其人固吸煙。身弱。不能早興。一軍官參謀長戚也。以侵餉歸。軍法課訊辦。某不受囑託。依法嚴懲。參謀長銜之。自是每晨六鐘。卽遠之來。不容少遲。未半月。某已委頓不能起。乃告督軍。以其癮作曠公然。督軍實吸烟特妻妾外無人。知之者聞。以爲諷。已某因此乃得保其差使。

某軍署譯電員。某月俸五十元。然爲狎遊。纏頭費。一擲百金。不惜。服御尤輝煌。同事者妬之。紛騰謠諑。從副官長所賞妓。復爲某眷。醋海波興。而某弗覺。

也。一日督軍親率侍弁突蒞其臥室檢查見服用華美督軍怒甚跌足嘆息謂吾者爲小子所誤呼弁縛之某憫惻不知犯何罪已而搜其篋得滬某銀行函蓋某中某獎券二彩得萬金由銀行匯來者也督軍恍然問得彩何事秘密曰是間多親友恐告家長則已不得恣用也遂略申斥數語皆誠其奢侈者遂解縛了事未幾副官長竟免職。

其尤易滋弊者則偵緝處當袁政府時代此爲各軍官考成歲糜巨帑爲偵緝費於是有調查員探員探士之別且各分頭二三等非投誠之黨人則無賴之遊棍每一統率辦事處電至則此輩財源開矣平日捏造報告甚且僞製證書符號及宣言書名冊等以聳動故偉人之名大半皆偵探所造成果能緝獲民黨重要人物賞金雖豐而將軍參謀副官層層剝削探員到手不

過十分之二。於是紛紛自向中央接頭。而統率辦事處、軍政執法處與參陸海三部之調查員亦聯袂南下矣。

省公署

省長爲一省之最高級行政長官，道尹縣知事等其正轄屬吏也。財政司法則以受政府特別委任有監督權，近復兼轄教育實業兩廳，其權力視清之巡撫焉。然以武人權重不得不屈節以事督軍，又畏省會彈劾不得不聯絡議員，故營私舞弊之事雖不能免，而心終惴惴。某任四川巡按本爲將軍汲引，於是財政廳官銀行等皆畀任私人部有駁詰，則挾將軍力以抗之。經徵員各視所入報効三成，巡按與財廳長匀分之。又多製紙幣以屯購軍米，收買官產現金盡入私囊，其幣竇爲各省省公署之冠。其人後雖提交法庭而

卒賴金錢運動力僅坐輕罪又蜀人某署甘肅巡按委員知事皆懸定價盡廢資格一陝人素販帽纓售之京師富至數萬入民國失業乃以三千金爲其子運動署甘肅某縣知事履歷捏書前清後選道皆巡按署所代造是尤荒謬之甚矣

某省長以經衆醜詆知不久其任適有奸商請弛米禁遂大膽批准實納其賄十萬也已而賴某要人力政府久其留任而訪塙軍署財政廳得米商賄且二十萬而省議會質問則第詆省署以爲過歸已而賄乃視他人爲薄大憤欲更前批而軍署持之力竟無如何大約販米運煙賣鑛皆前代奸商劣紳所爲者今利歸地方長官矣任用知事等官前代有扣選有部駁且須兩司上詳而實缺人員必奏經飭部核准今則實缺少委用隨心無論何省知

事官非他有奧援必不能在任至三年而江浙兩省更調尤煩更以某缺調某缺者爲多宜人言噴噴釐稅雖歸財政廳任用而省長囑委者固當如命以報如江蘇稅局以上海無錫下關爲最優無錫爲省長姪婿下關爲省長世姪上海則傳聞所得之款歲提若干以報効省公署某甲任某省長未抵任時卽通書某地某大老執後輩禮甚恭旣受事又畀大老子爲第一科科員弟爲教育廳科長自是報紙士論皆有頌言所送預算案省議會絕不吹求卽爲通過無何突以霹靂手段擾某地礦廠爲官有爲之鼓吹贊助者卽亦某大老也已而二人竟參商大老幾以忿死衆莫解其故後聞所親知內容者曰大老垂涎礦廠久而又不欲歸公司辦甲知其意許以先收歸官間接以歸諸彼喜甚故畢力贊助目的已達甲竟食言以之抵押債項入私至

三十萬。自是與大老疎闊。大老身被衆譏。而一絲未得託人告甲。謂將以老命。拚之。甲笑置不理。此老愈忿。乃告督軍。督軍果怒省長。亟以十萬元爲壽。事乃已。

省長爲封疆大吏。而冶游飲博。則有同駟儈許俊人官福建。貲屋城外。貯妓時共幕僚驥宴孟秉初官吉林游長春日大召南北妓女優侑酒竟以罷官尤奇者。邊省某省長微服偕庶務員出宿倡家。庶務員乃串通他人就青樓中困之。費二萬元。始得出某。尤不悟。謂非得庶務爲調護。己將不免。酬之以甲等知事缺。某竟娶是妓。之官省長聞之。忿欲死。假其經手浮支事。劾罷之。政務廳長者。省公署之主任。佐省長爲治者也。然亦視其人爲何如。若浙江省之廳長某。甲則權尙不逮。秘書長蓋省長本欲擢。秘書長某乙掌政務。適乙。

方覬覦省關監督以政長例不得兼差遂薦甲自代未幾乙果兼省關而省署用人行政權仍操其手甲持代表省長蒞會見客人擬之爲省長模型焉又鄂人某任前清四川道員以善烹調得上官驩入民國劉心源荐任湘政廳長務頗賄賣官缺其法則一缺出彼卽擬人請委而托詞曰此人將軍戚友也不速委且見怪（時將軍亦其鄉人）否則謂是人與京中權貴有連劉本衰老竟聽其捉弄又皖人某前清山東道員三年前任陝政務廳長其人起家營伍專狎遊爲省長所斥則以開烟禁事反唇相譏省長無如何也某督軍任省長以其弟爲參謀長不厭所慾乃令兼政務長以格於例故稱兼署凡半年積資五十萬則鬻官販鹽所得也又某省長以宿逋重日恆鬱鬱政務長淮曰近有商人願以重賄乞開賭禁軍署已運動成熟公如許彼

償宿逋。且有餘。省長喜過望。囑某爲說和。已而禁開賄殊不至。問某某錯。愕若。未前聞者知爲所給議收回。前命督軍誚之曰。我武人。祇知諺所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而過河折橋之行。所深惡也。省長忸怩去。而京電已來。調某入都供他職矣。其運動費亦取之於賭賄也。

科長科員或歸政務廳節制。而爲科長者必與省長有密切關係。故廳長對之不得不假以辭色。若嫌其無能。或厭其作梗。則反爲之營求調劑。使離省署。特不能得優差缺耳。聞某省公署科員某者。實省長之西賓。以假道學善談。因果爲省長太夫人敬重。以月俸代束修。某雖排日到科。然一至即行。初不辦公。一日復辟耗至。某靴帽袍袴。入署勸廳長卽懸龍旛。復宣統年號廳長厲聲斥之。某忿稱病不蒞館。太夫人慮其孫廢學。令人往速。駕某乃

吐寶太夫人怒責省長不應慢賈省長弗獲已乃調之爲秘書始復來授書蓋以政務長一斥遂由五十元進爲百元後且酬之以統捐焉

秘書者省長之內幕爲其長者必腹心餘則界在遺老之舊官僚與夫報界知名之文豪數人所司則私書訓詞演說藁之類近世富商巨室凡爲長者稱奇必廣徵詩文所尤重則督軍省長之聯額遇此類事則秘書財源開矣撰書聯額有贈代表往賀又有贈浙硖石某商爲其母稱壽秘書某代表省長往致賀獲贐二百元他珍物稱是以歸衆羨其行己而上海某洋商慈善家也園林落成省長題聯額爲贈某復請行秘書長尼之另界之所親焉獲餽遺果多於前

某君古文家也以某逸老薄得爲某省公署科員月薪六十元碌碌隨人未

嘗邀長官春昧。一日有憒弄風雲之武人。號稱小肩子者。至省長署之席間。盛談古文。謂已嘗刊吳摯甫評選史記。又友林琴南問公署中幕僚。亦有林乎。主人不能對。適某遺老在座。舉某以對。翌日小扇子以家傳來。屬撰某乃師零川摹望溪以應大獲稱賞。未二日已擢任第二科科長矣。然實迂闊。不能治事。政務廳長患之。乞省長調爲秘書。某以薪減拂袖竟去。無何入段幕。省長乃任其子爲某縣警佐。而於政務廳長深致不滿云。

交涉公署

有特派交涉使。除江蘇駐於上海。餘皆駐省會。又有交涉分署。則駐劄商埠者也。二者或置專員。或以道尹與稅關監督兼充。初無定制。世謂弱國無外交。而中華交涉轉須按省。按埠設官者。以失治外法權。事涉外人者。卽脫內

務範圍也。官雖隸於外部行政，則當受省長之監督。組織法則特署置四科。分署置三科，補黜之權純操外部以缺，非甚腴而易招侮辱。故民國官吏鮮久任，獨次缺得數年不易人，且可前後數任。如陳安生、楊小川之於江蘇是也。自光復以來，民教案漸鮮，除奉吉山東與日本接近，外交無理可言。此外租界地方亦時有糾葛，餘則發給游歷護照，招待外國外領事，直無事可辦，聊備一官而已。

粵人某甲，以道尹兼任某省外交特派員，蓋前清時之出使大臣也。欲假事恢復租界上訴權，已於署中置公堂，且示審期矣。外人乃禁原被及律師，均不得上堂。甲候兩日，獄訟不至用大頹喪。一日，有德奧人獵于內地，爲鄉民所侮，外人照會來詰責，甲立飭警拘鄉人送之。租界審判署其不明事理，喪

失主權，至如此而以顏厚喜邀譽能演說當道遂信其能敷罷數起焉。又某特派員以督軍開煙禁頻受外人責讓忿極數千冒軍威以爭之督軍佯遙謝暗令人伺其過而總務科長者某之僚婿也素嗜煙一日爲警廳所拘督軍因晏外人席間起言予極主厲行禁烟柰官吏多陰違今警察所拘烟犯則交涉署科長也可奈何某固在座聞之赧甚越日卽辭職。

與外人交際歲時晏會禮不可缺鄂人某任東省分交涉員務爲苟儉公費皆以入囊遇國慶日則讓之道員謂主人當屬地方官外人請晏則以病辭道尹某疾之言於省長電部撤之去計所私公費不及千元旣還京師運動復官爲公府侍從武官某所騙費三千金而消息渺然竟忿死春明客舍留日學生某任某特派署通商科長時洋商所運棉紗偶被釐局留難領事。

來文抗議適某釐局者某之鄉人也乃爲密函告之曰洋商以留難久須責賠償現奉部飭賠款擬責之貴局望速以資來便爲營免是釐員素拘圍得函竟仰藥死亦無人爲申理也某交涉署譯員者翩翩美少年也初與外政科長之女公子訂婚已而背約爲交涉員所知嚴斥其非某隱懷恨遇日領來晤或公文至繙譯故入以錯誤坐是交涉益齷齪日人言諸外部卒免其職云

教育廳

教育廳職事而權弱地方官不盡受其指揮索款過急復易開罪長官寅與僚滑吏紅員所弗樂就也且積欠學款甚多欲更一校長必清結舊欠而中學以上之校長亦如督軍同盟其黨盛望重者視廳長蔑如也邦上某君以

堅附河間得簡安徽廳長乃爲倪嗣冲所拒不得之官至今以諮議顧問等職往來京省不求復任蓋亦深知此席之不易且無味也。

某省教育廳長清代老官僚也蒞任後爲所屬藐視某殊不以爲意然自是遇學界風潮頗右學生管理員窘甚後請辭遂盡易以私人其中校積習重號稱難治則以附亂嫌疑解散之或謂校中藏炸彈爲督軍搜得實某囑管理員所爲也於是各校皆從嚴取緝衆竟無敢與抗者當道器之非病死者且任督軍矣教育會長某甲初與反對後甲以其前任某校校長時有經手建築製辦儀器款項不實事爲人所控賴某爲覆掩得無事以是感激遇事皆與同情焉

教育廳之科員及省視學所希冀則委任校長也然本籍要紳及有名教育

家遇各校長出缺往往硬荐却之有所不能受之則缺額不敷乃手啓通告。以用人一秉大公不顧私交乞京外寅僚見原母頻賜薦函已而某中學校缺出省公署第一科長薦其弟京師大學學生也拒之踰月省立商業學校校長缺出所委任則本廳科長之內弟高等師範學生也省署大憲自是事事掣其肘廳長思入訴于京部已稟辭行矣省長乃電國務院謂其擅離職守竟易他人焉

某省教育廳由廳長發起儉德會有爲會長在廳人員皆布衣蔬食幹事長則某科長幹事則庶務員也學界入會者頗衆成立年餘推及各縣有人調查其內容則本廳科長科員視學以及各校校長等無一非儉學德會會員衆始知其爲特別機關教育會至投書質問賴運動力調任他省焉

財政廳

財政廳掌一省收入支出釐稅員皆歸其委任卽縣知事之遷調亦得參議其間誠外官之津要也其大省之廳長皆財政總長選腹心充任能別開生面多籌收入者可上邀元首眷注而內爲財部次長鹽務署長菸酒總辦焉聞之關中某君歷爲廳長者也其言曰方今無米自炊討好實非易易第能僅守四字訣則官運享通必矣一曰軟應付本省軍需無論有錢無錢而對於軍官總須軟求巧推切不可露一絲鋒芒以觸其怒二曰硬收入祇有此數而政府命令不曰推廣教育則曰振興實業實皆敷衍衆人耳目計耳於此等處當一手握手定勿絲毫放鬆萬勿勉強支付使後來者接續而起至報章之毀譽更所不計矣三曰奇何爲財政家能開源是也但自袁政府以降

驗契公產沙田鹽稅煙酒公賣已搜索殆盡矣。非能異想天開另闢谿逕。收
入必難增加。於是乎種種新奇之苛斂法出焉。四曰正此一字爲今日官場。
字典中所不見。而任財政廳者。有時反籍其力。約言之。則能以正論非絕私。
交而後用人之權爲己操。能以正言應付議會。而後行彈劾之風潮可免。他
若催征比稅。亦當嚴令正色以行之。而拖欠短少。乃是一己之操守。則不預
焉。夫軟硬奇正道。不並行斯獨以一身兼之。宜其可膺上考邀顯擢矣。

滇人陳某固牧令官貴州緣事罷職。入民國乃夤緣得爲財政廳長所轄釐
金四十餘處。無一非賄賣者。過付人則坐省也。（他省官場坐省首家人滇
獨稱省號爲幕友。一各屬解款皆由坐省經手上庫。因有所挾制。坐省者於
解款到日。竟留以營運。非年終不爲清解。陳嚴催之衆竟反唇以對。無何有

兩省號以官款買空賣空虧幣鉅萬逃之港滬陳乃因是褫職焉。

財廳例設總務徵榷制三科置科長科員如額而另有庫員以司庫藏某甲任廳長日三科長則一僚增一甥一爲督軍所荐其人恆在京若支乾薪者事皆科員某代辦則廳長之表弟也科員爲其猶子人稱之爲親貴內閣焉然四人中其三皆留東學生自命爲經濟專家於廳中開財政會議召所屬官咸赴會演講者則兩科長一庫員也所刊表冊簿記式並精番又月以四百元津貼省垣某報爲之鼓吹甲雖已半白猶西裝革履每各團體開會必至演說坐是聲望日隆得遷擢去去之日送者載塗然其在任日以公款販米賄賣稅差又佐督軍暗借外債得回扣若干橐固富有矣某廳長以撙節爲衆所惡稱之爲猶太人在任兩年齎出豐入庫有餘金省長思撥用嚴

詞拒之一日忽傾所有以清欠餉數至百六十萬蓋師長某將卸職乃因官銀號經理某爲說合實領七折計廳長入私者四十八萬酬說合人以五萬省長微有所聞阻不任發事猶未決而財廳來報城外兵士有挾械入市者勢洶洶警力不能阻乞示方略省長大駭猶太人進曰禍在眉睫矣不速發者變立起省長無如何聽其所爲地方得無事商民中竟有稱頌之者

某廳長者性奇嗇當官日頗舞弊自肥而所屬幕僚殊不得分潤以同盟罷工微之笑答曰今求事者踵相接若輩去莫愁無人爲替衆果不到廳辦公後列舉其舞弊條款來質問限日答復某不得已倩人爲調解調解妙法則件則一人調劑出外必按照所得提半津貼在廳者款歸總務科經理年終

均分之後得調劑者多胥約年終分數寥寥衆忿之務挑剔公牘以快報復某則必爲平反衆喻竝津貼竟停止又有疑爲總務科長中飽者某科員乘醉毆之於倡察致爲警察干涉某乃言於省長謂廳員積習難除非盡予撤換不可省長亦憤諸人不守官箴許其所請於是什易其八諸人欲再揭其舞弊事則已彌縫無跡矣某今尙居顯要其智計誠有過人哉

浙江某廳長民黨偉人也洪憲倒幕後財長爲其留東日舊友因畀以是席焉某則賄賣稅差上中下皆有定價一日委候補知事某任浙東某統捐腴稅也聞爲杭垣一錢莊所說合先付千元接事三個月後再付二千元其人到差兩月後以病重辭職某方思覓人繼續且擔認是二千金賄款而督軍已指薦一人勒之立委雖不敢拂武人意而心終怏怏不能忘情前賄無何

是人以病愈來謁，微露前千金擲虛牝意。某慰遺之，乃囑錢莊告以果能補致二千金者當有以酬報。其人諾，遂薦於省長委任某縣知事，已而賄竟不至。索之報以惡聲，方思報復，則己已免職。或謂其人病非真，督軍所薦者卽其內弟。其在差兩月，正逢旺收，私入已豐，後且賴以得權，知事所費僅千元耳。又聞某嘗許其同學友某甲充某地繭捐，以索賄不遂，中道撤換，甲欲扭之，嗚於省公署，餽以三百元始息事云。

汴省財政廳長者，前清滑吏，以河南佐雜起家，東海之紅人也。入民國曾徵漢口貨捐，國內第一腴稅也。而卸任時，尚有虧欠其橐，縱可想矣。既就汴任，其廳中科員強半追逋者私邸，以姬妾衆，多月費以千金以上，而所入則視漢稅大減，鬱淘甚。制用科長某，乃獻計請發行本省公債三百萬於折扣中，

取其什二亦六十萬矣某喜甚言於兼省長以某地礦廠爲保證事爲實業廳所聞執不可又慮財部不能通過議遂輶未幾復有獻計者請按四川等省例每縣置經徵員知事不預財政而經徵員必由廳若此則範圍擴張生財自易某韙其說議實行兼省長本武人無所異否而諸官僉以爲不便乃暫止然某仍欲進行且時搜索羨餘縉興某君任修武知事竟面斥其非焉

實業廳

實業教育兩廳設立未久其重要皆不及財政然吾國賴外債爲活揭債必先籌抵押品稅鹽各項爲質已罄幸地大物博外人方資我原料故言財政則借債借債則以實業爲質二者息息相通權勢自在教育之上說者謂實

業抵押外債第二步則必有人受政府意旨而糾資設立公司若無人反對即由此直截引渡以歸外人若有反對則政府祥爲不省而卸其責實業廳廳長設以此免職不久卽他有位置且視此爲優焉斯卽民國振興實業之大計畫而各省設立實業廳之所由來也

某甲已被命爲某省廳長堅辭不赴或叩其故曰已成實業寥寥無幾卽有亦握諸強有方者之手吾輩無從干涉其他則商工各會恃體以抗官則優爲地方開利源則紓政府已屆破產安有餘力以謀惠通吾何樂就此哉乃荐其表弟某乙以代乙至任林業借款成以一手經理獨得回扣十餘萬乃呈請撥官荒若干頃謂將置模範農場又撥官山若干座謂將置模範林場久之開辦經費不至告省長曰費紓聽地荒廢可惜不若招商辦理或以

山地貶價售之。人民適省庫如洗，竟從其議。山與地皆爲某墾荒公司以幾價得之。組織公司者非他，卽乙化名所爲。領荒費則取諸林業借款回扣也。以此營運，年年寄家至三十萬。且驕甲曰：「今竟何如？」甲太息曰：「今而後始信。」諺所謂事在人爲。

清代某殿撰入民國，以公府秘書外任。懲省實業廳長行之日，慙巨紳隸安福系，而充國會議長者設盛筵款之。謂將集資以營本省礦業。某知其有異，漫應之。抵任未久，城門山賣礦案作。蓋安福黨欲間接以售諸外人，爲黨中擴充經費也。某卽託人達巨紳，謂茲事體大不敢負責任。巨紳以空言報之，謂事成當爲營遷擢。某志固不在此也。俟議會及人民質問，竟送礦照於省公署。雖農商部申斥亦弗之顧。而輿論仍多詆譏。內復不容於段徐自請。

辭職去至今不得置頓或謂江西富竹產紙自歐戰作紙價增至數倍某上將欲營紙業攝元首日某以秘書得上寵故以是畀之安福系素以某上將爲勁敵因並惡某使不得著手進行云

某甲自謂卒業於日本農學或則謂其文憑爲捏造某廳長初調之充科員事同官若前輩言必稱晚衆皆暱之獨科長某乙嘗其卑鄙而乙則廳長腹心也甲仍謹事之而暗探刺其劣跡舊有劣紳某丙領照開礦中有鬼蜮乙實得其賄五千元衆無知之者至是爲甲所悉通信報館揭其事於報端地方紳民紛起應之爭攻擊廳長甲秘密請見謂事屬乙而公被謗某所不甘故已調查得其收賄月日及寄資地點望立送之法庭某願爲證人以洗公謗廳長殊踟躕不能決甲曰若此則彼之行可也廳長喜如法爲之卽以科

長缺酬甲既操事權復出證據。悵某丙丙再餽以五千元始已。

皖北某甲清宰相裔也。北洋派多出其祖父門下。甲以揮霍幾罄先業。投入安福黨。師賣城門山礦產法議。售其鄉某礦山於外人。黨中資以重金。令南下。議辦實業廳科長某乙爲運籌。偕之至滬。日共狎游。兩月費二萬金。又贊之蕪湖數屢。轉間曾未半年。十萬元告罄。乙所人居其半。數同官忌之。言於廳長。廳長以詰乙。殊不諱。且曰。剋日卽便令其奉三萬金爲公壽。何如廳長。慍解未三日。果如數以獻。蓋以行賄議員。欺甲。甲方懼。省會異黨者攻擊。故奉酬無難。包然後。以內外責難。事竟暫輟。而運動費二十萬去不復返矣。

各關監督署

海關總握之稅務司爲監督者。所得則公費。撥餉。賠款生息。皆以官銀號司。

之。故官銀號委員卽監督之帳房也。（滬商會總理某，卽袁樹勳任上海道時之官銀號委員，其兼有常關者，用人徵稅權皆操於監督，贏餘即可入己，故以兼有常關者缺分爲優。民國成立，各設專署，分置科員，不以地方官兼充職務，極簡而歲入豐者，仍不下十萬金，然非有奧援，難邀簡任。但既任之後，苟能循分自安，不與稅司發生衝突，亦可久於其事。故稅司實不服監督，節制而監督則事稅司唯謹也。）

鄂人某，前清道員也，以善夤緣入民國，仍得爲營口關監督，其當官第一妙法，卽善事稅司。對日本人之充稅員者尤恭謹，其署中每星期必晏外賓，然接客訥訥殊不能置一辭，洋員皆笑之。遇商人有所求請，則蹙額搖頭以權，然不已操，對然所屬自科長至僱員無一非私人。宜昌某君嘲之曰：吾入君署，

誤以爲禹王宮也。蓋鄂人素以禹王宮爲鄉館，其署員多鄉人，而某則形若木偶，猶宮中所祀之神也。

科長科員無他私入，故皆願調劑爲分關員。但分關員缺亦有優劣之分，大約地勢可放私便，作弊者爲優。初不視徵收之多寡爲準也。邊省某關監督查分關過嚴，支費亦多裁節，衆員咸怨。遇有偷漏漫不致查，奸商皆繞道赴之。新關稅遂繙稅司有煩言，某自負辦事認真，必無弊端。竟與洋員閩總稅司言於部處，立免其職焉。

其他專屬常關監督，若鳳陽、辰州、夔州、臨清諸關柄由獨操指揮，如意善理。財者一二年間即可致溫飽。皖壽係某以張勳力，皆任鳳陽關監督署設蚌埠。某終年居京津，在差不過歲一二月而已。以其揮霍甚，囊無餘資，然所親

爲之計算。蓋賞急。逋三萬金。應酬費萬餘金。私用浪費約四萬金。是一年私入在八萬金上矣。當清代馮夢華以鳳六穎四道兼關歲入不及三萬金視此殆有媿色。

常關員司私入富者。以驗貨員簽子手爲最。地少偏僻者尤易留難。某監督以釐局司事起家。宿諳諸弊。蒞事日條分縷。晰指剖弊端。以戒所屬。以爲衆當洗心已未幾。收數大紺。細研其弊。卒不可得。恐以短收被議。自請辭職。既去官始有告之者曰。公在位分關皆溢收。紺獨在總關者何耶。蓋分關減招徠稅作六折。故諸商爭赴之。經總關時。驗貨員與簽子手僉稱貨票相符。公能逢貨得自爲查驗耶。此而不能。則分關與總關驗貨簽手通同一氣。任何明察之監督。其弊仍不能破也。特利歸商人。彼輩非深恨長官。亦不輕用。

此術某始恍然而已補救無及矣。

近年來洋關發現弊端。如關役私收商稅賣放私貨。是皆弊坐華員者。若江海關會控告稅員某俄人種種營私舞弊。是洋員亦不免矣。近以禁販烟土。弊竇尤多。而各關監督。絕不敢提議整頓者。蓋以所轄常關。亦魯衛之政。或視此爲尤甚焉。

道尹署

道尹者。各縣知事之監督。然環顧各省道尹。曾有能秉公舉劾屬員者乎。吾固知其無有也。沿習至今。道尹自道尹。知事自知事。除例行啓轉公牘外。百事皆不過問。故兼關監督。兼交涉員之道尹。職務少繁。餘則安閒類請代之。致職且鮮優缺。所得公費僅敷開支。非以其可升轉省長。當無人樂就矣。其

附郭省城者稱爲首道時與督軍省長相接勢力較重蓋於本職外必有兼差也浙人某任川西道尹時身兼五差人呼之二巡按又某道尹以兼充督軍署諮議乞省長調任首道省長弗允然某屢被駐軍署殊無去意催之督軍代答曰某托醫術特延來診疾何催爲知其勢強竟與首道對調焉

道尹受省長委任監督所屬境內財政及司法此見之於公布者也然實際上稅員法官並不受道尹之節制已成爲習慣矣某道尹者以元首世兄弟之資格當清代亦曾任監司抵任後苦缺瘠且宿累多乃納其快婿某甲之計實行監督財政知事署及稅局逐時派檢查員往查且大張示諭各縣徵收錢糧有於規定外多取一錢准人民立即來署控告稅局若此商民亦勿庸隱忍示出知事果有致賄求涵蓋者而某稅局長固簡任職且曾充軍書

秘書長匪特無所餽。遺檢查員至時，拒絕不聽檢查。且多微詞，一聞而大怒。揭諸省公署，請撤委省長，不敢搜其中飽迹，不可得。衆間及他知事，聞之皆效法所爲，同倡盟不承認道尹之說，遂播人口，更怒。請辭省長，念其爲元首，故人乃設法乞京部調爲某關監督焉。

道尹遇緊要時間，除呈省長外，得一面逕呈總統，蓋指非常變故言也。閩人某任道尹署員，皆其鄉誼聯合爲麻雀戲，日設四局，客十六人。初，局設署中，嘗爲報章揭載，乃賃屋署左偏，開便門以通之。適警察區員某少年好事，受人聳恿，夜分率警往捕，諸員興方豪，且輕其爲轄警，衆中有謾詈者，警員遽開鎗示威，乃開門逃回，署有踰垣遁者。道尹聞署旁鎗聲，方驚駭，比見衆狼狽逃歸，問故，有答以警察生變者，遽沿向例逕電總統，事後幾罹重罪，賴投

縣知事署

知事位卑而近民庶政蔑一非所司故弊端多然亦視省分而異略言之則北省知事威儀排場依然前清牧令而羨餘多提取歸公竟無腴缺南省表面雖非而缺分實不惡往日竟有視清代爲優者就蘇浙論浙又遜于蘇西南邊省以護法闕餉不免苛斂或有開烟禁爲籌餉之方者地方官因緣爲奸不無染指四川則不經手錢糧甘肅則完全清習就中唯山西一省官吏皆閭系以奉公守法爲宗旨他省不能望其肩背湖南官以賄得自不能不取之百姓故張敬堯轄境直無一良吏可舉斯則各省之大略也聞之懸南某君曰凡任知事者第一要義則能聯絡境內武官可倚其力上

通。軍。署。則。終。身。受。用。不。盡。次。則。能。出。資。爲。部。民。運。動。省。議。員。又。次。則。逢。迎。要。紳。若。三。者。兼。備。指。日。道。尹。矣。至。教。育。界。報。界。亦。宜。以。餘。力。點。綴。署。中。養。一。文。士。爲。代。擬。實。業。計。畫。書。或。勸。學。演。說。辭。若。是。則。知。事。能。事。畢。苟。背。乎。此。雖。廉。其。守。勤。其。事。愛。養。其。民。終。不。能。久。任。也。誠。有。慨。乎。其。言。之。矣。某。君。固。江。蘇。之。幹。吏。也。

凡。幹。吏。其。署。中。科。員。必。有。與。本。地。紳。民。通。氣。者。以。備。有。事。時。爲。幹。旋。也。若。汴。省。某。知。事。逕。委。本。地。要。紳。子。弟。爲。科。員。則。尤。異。矣。自。洪。憲。倒。幕。議。會。復。興。輿。輪。少。重。知。事。果。過。受。攻。擊。有。奧。援。者。他。調。無。援。者。撤。任。其。有。奧。援。而。痕。跡。太。重。者。雖。撤。任。不。久。卽。他。有。調。劑。奧。援。爲。誰。本。省。軍。官。第。一。就。地。巨。室。京。中。大。老。第。二。省。議。員。第。三。也。利。害。若。此。故。民。國。地。方。官。以。敷。衍。二。字。爲。秘。訣。欲。求。

其破除情面難矣。

某甲任東省知事。聽訟則索賄徵稅則搜索獨對於縣內諸團體如學會商會之類則異常優待。幾於有求必應。人叩其故曰預備撤任時囑此曹以公呈留我也已而果然商會總理致爲縣人唾辱云。

知事某甲請委其舅乙爲承審員。乙以老病諸獄皆甲自斷當理一械鬪案得賄萬元。乙知之諷以所判不公意在分賄也。甲怒呈省撤換乙瀕行邀紳商學諸界茶話盡舉甲贓私以告衆大譁笑甲聞竟遣警拘乙禁之各界不服擁入署釋乙出護之至商會而其人老邁且氣忿至卽驟殂衆大駭甲乃飾媼爲其舅母登商會總理門索賴聞破費至二千金甲得其什七焉。某甲任知事所治大商埠也有奸商暗設烟膏店月以千五百圓餽縣署及警佐。

等衆聞而惡之。舉某巨紳呈准省公署組織禁煙局不受知事節制方著手破其弊竇而烟商已具二萬元乞甲爲抵制甲乃出萬元運動省公署取銷前批謂禁烟爲警察及自治區責任不必另立機關自是月賄增至二千元知事猶得千元津貼選出之省議員三百元餘七百元則警察董事均分之某知事兼警備營務處以其叔祖任省公署秘書長也以苛刻爲紳民所惡嘗假修河議加畝捐而委其妾弟爲工程員衆愈不服一日議事公所衆面詆之怒甚歸以營務處名義宣布戒嚴發警圍自治會指紳士某某爲亂黨縣民大駭逃者紛起後爲人民所控批道尹查復以叔祖力僅以悞聞譏耗臨事張皇撤任未幾復出任某貨稅所所長。

紹興某甲以醫起督軍公子疾得任某縣知事署中科長科員等半會垣折。

字起課之流人各給薪三五元不等承審員則其從子乙曾爲軍隊書記者也月畀以十二元以此刻削中飽公費甚豐喜而告人若此更不必覓意外財矣故賄賂不入然諸人實無賴烏能安貧竟聯合乘甲臥病盡捲其衣飾財物以去（甲喪妻故無眷屬）中並有徵存萬餘金唯承審員以醉臥未預謀甲終疑之收繫諸獄乙忿服毒死甲亦隨歿計其在任不踰三月也或見所爲呈文有知事所學者包公也斷盡奇案又到任告示有青天已到告狀者速來又門聯曰共和大國大一統無所不大清正知事知百里何事弗知皆其科長某素賣卜號稱言必中者手筆也

南省某知事私刻官紙以漁利蜀中某知事假鑄徽章取富民人財廣東某知事以救災私發獎券湖北某知事官販私鹽浙江某知事圖賴經徵經費

爲人扭控於上海此皆近事之可笑可恨者也。

貨稅所統捐局

是皆厘金之變名。百弊叢伏等於清代，唯值米禁期中，能賣放大宗私運數萬金，可以立致。則清代委員所無也。其膽大者，并敢賄放私土，故米禁煙禁愈嚴，稅局弊端愈大。其大局希冀留差者，枯月則籌款墊解，亦有由司書等湊資者，然不免受其挾制矣。上海貨稅所一填票司，月薪不踰三十元，而實入在二百以上，朝夕狎飲鉅博。若豪商則其所長可知，然是等大局應酬至重，所得亦未必盡能入己也。

民國稅制省自爲度，惟局卡之密，視清代蓋加數倍。初以爲偷漏不易矣。孰知水則船戶包運，可以賄免；陸則繞道越卡，可以賣放。故局愈多，則弊愈煩。

湖北平善壩稅局向專稅土藥近則兼收百貨其查貨之嚴甲於各省一簽子手歲入在二千元以上謀充是役者非預費千金不可某局長抵任議盡裁舊役意在索賄也衆無應者遂一律更換未二月稅收大絀蓋商船夾帶藏法奇妙非熟手查貨必不能知其處所故此輩盤踞把持雖精綜覈者爲之長亦無可何也

某省自督軍假託護法大開烟禁釐金收入驟增所填厘票上書山貨若干件騎縫上有一小虞字其真山貨則無虞字厘員舞弊者則私刻虞字票以給商人唯須與經過局所通氣方免截驗故其地雖瘠苦而厘稅員私入獨豐焉

某省當清代已行統捐銷場值百徵一出產值百徵一五其法按旬由商店

以簿記呈局核明納稅順天某甲任局長時按稅規九折實收七折填票商人樂得一成免稅其二成則入私囊若零星稅款仍照章徵收填票故風聲不露而兩年得七萬元以歸。

浙人某都督族人也任烏鎮統捐素吸煙以秘密外人無知者文牘員任某乃設危詞以恐嚇之某問計對曰公時駐滬而託言在省居都督所庶無他虞某從其策自此局權皆落任手年餘腰纏橐橐而以多金恣縱竟吸烟日須數錢焉。

高等審檢地方審檢廳

法官舞弊自光復以還數見不鮮矣承發吏書記法警無一不可通賄賂尤甚者則承發吏大約不肖者居其什八推事以上奉公守法者固多而交通

律師或直接納賄者亦復不少其見諸報章者已指不勝屈今特摘其爲人所未知者數端以饗讀者焉

某商埠審判廳著名弊藪承發吏歲入至每人千餘金二千金不等留美學生某甲任廳長蒞事日卽布告招考承發吏謂舞弊者革除缺額以考中者充補不受私落昭示大公報名者數百人及考試後又定期口試衆已少少疑之蓋取吏何重文字耶迨口試後諭衆曰三日外榜示已而數改期至年終始發表則取中八人無一非以賄得者衆大嘲笑其弊一也

某甲任高等廳長預囑某內兄設旅館於法署近地宿膳費視他店減半蓋藉爲通賄機關也凡控訴人至省咸宿是店店中人卽爲說合幾於無案不行一年餘所得已鉅萬忽出示謂訪聞旅館主有招搖情事當傳訊而館主

己先期遁矣未幾甲亦調任其弊二也

某甲任推事以辯才稱同官忌之乃暗偵其陰事則得判決某姓家產案事後曾得其餽遺乃設法告之訟負者傳言將提起上訴甲不爲動則囑訟負者逕以函檄之甲卽據函送檢察官起訴謂是有意索詐者而訊得賄無證據投函者竟坐罪其弊三也

某丙任書記官長而以其戚誼爲承發吏內外勾結在家置二人抄繕文件備人探問分別輕重以索賄賂其弊四也

破產案件若執行拍賣弊竇尤大如某省有木商某丁破產負債二十餘萬肆中有貨值三萬而各山定貨照原價則值銀四萬餘照市價則值七萬丁戚某願以十萬承受其產法庭不允賴律師某說合外加法官萬金始爲所

有其弊五也

地方廳判決不服當上訴於高等廳故地廳必與高廳通氣駁雖不能以情理爲準而期限手續規條種種故准者可駁而駁者亦可准往四川某地方廳長高等廳長習法政時之教員也以長者自居狀涉傲慢而自是上訴案什准其八每准不撤銷原判其判決書駁詞犀利多予人以難堪時在四年前一離婚案地方廳認清代新刑律爲有效而高廳則引案比證謂久已無形取銷其弊六也

地方警察廳 水上警廳各縣警佐附

省會及緊要商埠例設警察廳其職任則受省長或道尹之指揮監督辦理警察衛生消防等事務也然任廳長者恆聯絡武人有寵於督軍或奉省長

爲上官道尹則絕無節制能力也蓋其人多已晉勳位列中少將少遷則全省警務處長或鎮守使若滬廳之徐國國且鄙山東警務處長弗爲而津廳之楊以德且爲段門健將又月俸雖薄而私入甚富苟不取外款則計廳長正入尙不敷其汽車費也凡置廳地方非有督軍卽有護軍鎮守使廳長當納贊門下否則與參謀副官長聯盟此關旣通官運必亨再以餘力恭維省長聯絡諸團體交通言論界則八面玲瓏無往不利矣

警察辦事秘訣除戒嚴時代防範亂黨外餘俱以敷衍二字了之蓋若按照違警律事事認真則必開罪長官巨室及各團體譬如租界巡捕嚴搜行人痛責車夫是其常事若內地警察彷行之煩言立起報紙亦從而譏詆矣故著者遍遊各省見省會商埠警察於保安衛生則以經費不繼絕未講求正

俗則以畏勢畏譏不敢管理終日立街頭若木難然見有鬥毆或滋事者則移行他處以避之是皆奉長官戒也求如光緒時間天津警察之精神蓋已渺不可得矣

歲支警餉馬乾軍裝器械諸費一廳恒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廳長生財之道自多其警正以下則以烟賭等項爲大宗規費若未設工巡局地方各項雜捐并歸廳收而建築給照築路發價等項尤便上下其手斷非清代巡警道警察總辦所可擬也

烟禁爲巡警之利源除山西外大約各省皆然而內地諸縣尤甚以報紙不致訪登而愚民可任意私罰也又有一種流民專以訛詐私土爲事或更冒充警察此則實足分利故明幹警員下車伊始必盡收此輩爲之用其奸商

以原力組織販土挑膏機關者恆在商埠地方事前必交通警察按月包賄若干暗中爲之保護但有一二家歲賄便成鉅萬對於零星私土務從嚴偵察以報其酬猶前代官府既納鹽商餽賂必爲之嚴懲私販也

消防事務有歸民辦者有歸警辦者歸警辦者附置消防隊某省會警廳長以其庖人某甲充消防隊長缺額侵餉購辦器械軍裝中飽大半廳長得什七甲得什三有言於省長者頗申斥廳長然經年會垣無火憲遂聽其舞弊自私焉

商埠警察有接近租界者須與捕房通氣辦事乃順手故對於總巡捕頭之繙譯華探之頭目或給以乾薪或時通來往庶臨事可免隔閡

各鄉鎮警區生財尤易爲警官者苟能逢迎巨室則烟賭規費取之無礙漸

江。破。石。某。商。人。稱。之。爲。破。石。大。王。凡。任。其。地。警。官。者。必。先。卑。辭。厚。幣。以。奉。之。
然。後。任。事。方。無。阻。礙。杭。人。某。者。對。大。王。獨。落。落。後。卒。以。納。賄。事。繫。禁。耐。其。嫂。
爲。營。救。始。得。釋。

水。上。警。廳。轄。境。綿。長。製。備。船。械。視。地。方。廳。尤。便。作。弊。某。任。廣。東。第。一。水。警。廳。
長。駐。地。爲。番。禺。僅。二。年。積。資。三。十。餘。萬。龍。王。部。下。要。人。也。又。某。任。四。川。第。二。
水。警。廳。長。甚。至。串。販。私。鹽。分。取。賊。贓。某。任。浙。江。外。海。水。警。廳。長。終。年。安。居。四。
明。苟。游。杭。滬。則。借。名。出。巡。偶。以。海。盜。倡。獵。擄。及。外。人。嚇。甚。親。巡。於。鎮。海。部。下。
故。作。驚。惶。謂。盜。且。至。某。卽。脫。去。制。服。裝。束。如。水。手。焉。蓋。使。盜。不。注。目。以。便。逃。
逸。也。

此仿前清之巡防營制。所以補警力之不足以備大股盜匪者也。爲省長所轄合數營置一統領。統領可侵餉可借緝捕以漁利。壽州人某以楊善德。薄充浙江溫州統領。其部下皆皖北人。發審員陳某日吸烟須銀十元。大作威福。以索賄賂而壽人爲拐販者尤多。亦皆入其隊中。以此控案疊出。省長不敢撤。迨善德死。始另易他人。一方稱慶焉。又某乙以五千金投張敬湯門下。委充湖南某地警備統領。竟縱所部大掠而誣之土匪也。又河南某警備統領。以嬖人杜姓充營官。衆論不服。將鼓噪某竟積衆自設誓。謂杜乃其世弟。並非嬖童。人莫不置笑者。

鹽運使署

運使缺分長蘆。兩淮爲優。四川兩廣次之。浙江河東福建山東等省又次之。

場知事等歸其委任。緝私營隊歸其節制，且不受地方大吏干涉，可謂利權並擅。所畏者獨稽核分所之洋員耳。故幹吏必以接交洋員爲先務，得其吹噓，或可以內擢署長。其委用知事先盡部署所落後之私人下等缺，則以應酬本省文武大吏。閩人某以督軍力卽任其本省運使，親戚族鄰爭求委任，關於其署招警察入始解圍。又自清季淮鹹之權移至十二圩督銷，故運使缺漸瘠。入民國後，始復往制。是皆張岱杉聯絡洋員力也。以分稽核耳。目近其他中飽侵漁弊，自較少。

造幣廠

銀銅局在清代卽爲優差，以薪水之外有紅可分也。贏餘多者督撫署年終亦提若干成以奉之。今則利皆歸廠，且各省分廠裁撤者多現，僅有總廠一。

設之天津分廠六設之江寧瀘陽成都漢陽廣州昆明外則河南有銅元局。廠愈少則利愈專故今之廠長遠勝清之總辦但民國幣制較爲劃一若清代吉林等省所鑄之銀幣當不致復現然銅元則厚薄輕重猶可任意鑄銅元愈多則利愈厚每購買洋鉗不但廠長得大宗賺款卽采辦員亦所護不資每廠分總務鑄造化驗三科而實權則廠長與總務科長技師三人匀操之有廠長卑視技師後鑄幣力爭成色不少通融至年終竟無紅利可分云。

官場百弊補遺

京官例得冰炭敬。沿習已久。各部署辦公室裝置煤爐。則始自清季。度支部垂及今日。交通部乃獨擅其利焉。自九月杪。然鑪至次年二月杪止。煤由京。綏鐵道運京。不取運費。較之市煤價賤六七成。初則專供部署。繼而凡交通人員私邸。皆用是煤。再進則製爲煤票。以餽親友農商部羨之。起而與爭。謂鐵道屬交通。而煤礦則屬本部也。亦復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終當有所分潤焉。

往者津浦鐵道。租車係由日本漢森公司承辦。共租篷車二百輛。每日租金四元。以十五年爲限。到期該車仍歸漢森公司。然核計車價。每輛價值不過。

四五千元購入不過百萬元而每車每年租金至一千四百四十元年合二十八萬八千元十五年需四百三十餘萬元而車卒不爲我有經手此項者謂毫無弊端人其能信之乎又彰德至石家莊鐵路爲京漢津浦兩路間之重要幹線歷年議案均主張國有突有商人曹姓呈請承辦部竟核准或謂曹卽曹汝霖雖無確據而中有黑幕則不問可知矣又京奉路某站長呂姓以侵款撤差爲時未久忽委充東三省電政監督其實呂絕無電政知識世謂交通部爲弊藪舉上三端可見一斑矣至其部員而分花紅津貼光復後議裁革而次長王姓獨反對首先領用衆皆效之弊遂莫挽

留學生之獵得臚仕者囊橐既豐初以交接外人須以骨董書畫爲餽繼則已亦搜古求珍若曹汝霖之流舉自命博士兼美術家也故都門古玩字畫

價大增行賄買官者有時亦藉力於此焉此則京官之雅者降而品題男女優各奉黨魁撰爲側諡之詞以相誇炫其在劇館擊掌高呼如飲狂藥毫不爲怪又有輩則孜孜談利純然買辦行逕而外債或資厥力故其位置恒優。

外官則分發各省之簡任藩任職日益擁擠非奧援與賄賂則十年不得一差故昌言運動絕無忌諱桂人某錢幹丞門生也會權本省某道尹旣而以簡任職發浙仗師力而寧波統捐海寧知事然其人實庸妄無何錢閑倒某立撤任虧公款至四萬蓋考績報最之法不行於民國惟恃金錢勢力欲知事之盡心民事顧安可得又浙人某以名家子權湖北江寧知事頗愷悌得民譽而新省長欲另易私人竟懸牌調任上游總司令吳光新見而不平力

爭於省公署始暫留任焉。

各省舉行吏治課以津貼窮員最優等月可得三十元凡數試第一者可得差委然非有人情及工運動者亦不得列第一浙江省以首道兼吏治研究所長其人除探刺督軍省長好惡以進退屬員外他無一能人稱之爲泥塑道尹又有自信絕不能文者則包人鎗替無論取弗取月給以數元此惟新到省者可行其應鎗者則無聊之酸子也。

浙東某君素負清望及爲某省政務廳長碌碌隨人著者怪而叩之罄額對曰行政莫要於用人而今日文官受制軍人凡所囑託百勿一拒而軍界中之佔勢力者又皖北人爲最多其地風氣一人服官九族皆至蓋始自合肥文忠公時矣故一督軍署軍官課員百餘彼之親戚族鄉羣賢畢至皆思噉。

飯於政界。於是省公署財政廳菸酒公賣局苦矣。不觀參謀長某非巢縣籍耶。今巢人之任本省政界者儼然乾隆朝之張姚兩姓也。孰猝而言治理乎。余亦爲之太息不已。

絕良
補品
自來血

大瓶二元每打二十元
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

功能補血生精開胃健脾滋陰潤肌療虛益損長精神培原氣烏鬚髮壯筋骨爲世界唯一補劑

清血
解毒
海波藥 每瓶二元每打二十元

專治一切花柳毒症新舊蘊毒如筋骨酸痛膿瘍腫痛潰爛成穴下疳橫痃魚口便毒以及各種險疥疔瘡金錢惡癬皮膚濕爛諸瘡兼治婦女月經不調赤白帶下子宮內燭等症服之必能搜除淨盡非但諸患消滅且從此血液清潔紅輪滋生而體力加強健矣總發行所上海五洲大藥房

官場百弊

有引

觀渡聞人

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官猶古之官也。然古人爲富而仕。今人爲貧而仕。爲富而仕者。欲以官耗其資財。故力圖國利民福。爲貧而仕者。欲藉官飽其囊橐。故但知殖黨營私。是其爲官也。雖同而所以爲官之志趣。固已判若天壤矣。或謂今人不逮古人。其言豈虛語哉。且謬有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弊。之說。所謂弊者。損人利己之謂也。吾意一般。社會之弊。竇強半皆係個人與個人。或一部分與一部分之交涉。是其爲弊也。猶小若官僚。則皆享四海之奉。攬無上之權。軍國大事。彼實決之。是其爲弊也。足以危害邦本。戕賊兆民。蓋弊之至大。且劇者也。鈍公以官場爲百弊冠。殆有深意。

存焉。予也不才，亦嘗爲委吏矣。故於官場種種之流弊，知之特詳。然弊端千萬，紛亂如絲，不得不藉一人一事爲綱領，因而旁及其他。現時在野之鉅公，徐某綽號徐矮子者，卽暗地操縱時局者也。茲特將此公半生行實，告之讀吾文者。雖曰未窺官場內幕之全豹，亦可以見一斑矣。

徐某人也，身長不滿四尺，而狡詐百出，心雄萬夫，御下至爲嚴厲，雖至細極微之事，亦必再三審慎，不使在下者稍占便宜。先哲所謂察及秋毫者，徐氏有焉。顧雖如是，彼對於上官尤能吹鱉舐痔，曲盡恭維之能事。試觀予下述各節，當能信吾言之非妄。

此公出處言人人殊有謂。彼來自田間者，有謂彼出身商賈者，亦有謂彼祖父若父，皆曾任閒曹散職者，究竟何者屬實，下走亦難斷定。然此事無關重要，

存爲疑問可也。今宜述予所應屬之事矣。前此六七年，徐爲交通部僉事職，非顯職，然處於承上啓下之地位，佐以徐氏靈活之手腕，故入款至豐。據彼親信人云，爾時徐氏之入款一歲可數萬金，正當俸金不過十分之一，餘皆來自外間，試叩以生財之道，則不外爲交通部所轄機關之人員。（如輪船局、郵政局、電報局、鐵路局等類）作居間者，大抵此項人員在差者，遇有舞弊情事，爲人所告發，或爲上官所察覺，於此而欲保全其位置，或欲求未減無差者，欲求占一席地，均不啻授與徐氏以絕大索賄之機會。蓋彼自到部以還，對於分所應治之部務，百不繫心，惟以逢迎上官聯絡同事爲唯一宗旨。此無他，不過欲闔部上下之人與彼融如水乳，因以遂其居間之事耳。彼具是魔力，遂爾隨心所欲，無所不能。故對於一般待罪之人員，得賄則以事。

出有因查無實據等字樣爲之開脫否則加以似此如何如何（卽貪污枉法之類）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警既往而勸來茲等字樣使受重創又雖在平時亦嘗向各該局所私索月費苟或不予則遇事百般挑剔雖呈文字中略有一二省筆或挖補或措辭微欠斟酌亦必聳恿上官加以申斥人虛其從中敗事亦唯有出錢買安耳彼旣藉是術以羅致金錢更藉金錢之能力以保其位置每月除酬應費家用外餘錢悉以供揮霍緣是八大胡同間（京師官娼聚居處）無日不見此公之足迹（紅倚翠選色徵歌爲樂固未有艾而樂極生悲竟因狎妓餘波致使毒瘡遍體如是矮子先生遂得大瘡僉事之徽號其後居間事發某總長欲科其罪矮子急懇懥要羊某力爲緩頰始得以撤差了事未幾爲京東某縣知事下車伊始首發嚴禁賭博之布

告。然。而。知。事。公。署。中。固。無。日。不。叉。麻。雀。也。讀。者。試。以。如。此。狡。滑。無。賴。之。官。
僚。安。有。不。刮。地。皮。者。故。到。任。未。及。綦。年。復。以。貪。墨。解。職。攜。眷。返。都。門。賃。住。椿。
樹。頭。條。(街名)某。號。宅。其。妾。寶。珍。蘇。產。也。曩。年。曾。在。韓。家。潭。賣。淫。以。京。入。多。
識。之。者。內。務。部。次。長。吳。某。卽。爲。彼。舊。時。狎。客。之。一。偶。相。值。於。公。園。或。劇。場。輒。
復。笑。與。攀。談。冀。重。溫。其。向。日。墮。歡。之。舊。夢。寶。珍。慮。徐。氏。知。而。見。責。勉。答。三。數。
語。輒。逃。然。次。長。續。舊。之。心。猶。未。已。也。或。有。以。此。中。事。告。徐。者。徐。聞。而。大。喜。謂。
此。事。果。確。吾。父。且。慶。彈。冠。矣。或。誤。解。其。語。意。胡。盧。而。去。徐。入。問。寶。珍。曰。聞。汝。
識。內。務。部。吳。次。長。信。耶。寶。珍。慚。懼。不。能。答。徐。笑。慰。曰。卿。母。爾。卿。果。與。渠。有。舊。
吾。尙。有。求。於。卿。因。附。耳。授。以。方。略。寶。珍。笑。領。之。他。日。遇。次。長。急。以。笑。領。迎。之。
遂。偕。往。某。飯。店。夜。午。始。散。自。是。時。作。幽。會。情。好。甚。密。有。時。且。邀。吳。至。家。背。人。

作團圓夢。吳既習慣，自然遂亦視爲常事。一夕復往，正歡笑間，一侏儒忽破門入，蓋卽徐矮子也。吳與寶珍皆失色。矮子暴怒如獅，叱臧獲捉將官裏去。吳急哀免，言願以千金爲壽。徐怒視吳，面佯作駭狀曰：「我謂伊誰乃次長耶？」立揮臧獲出，屈一膝曰：「適間冒瀆，乞原宥。」小妾獲事次長，幸莫大焉。如不見棄，卽以奉贈何如？吳喜出望外，顧慮其詐，弗敢應。矮子疾聲曰：「公母猶豫，徐某不食言也。」卽呼臧獲治，夜夜海錯山珍，咄嗟立辦。徐肅吳就坐，已與寶珍坐於側，履襪交錯。主客盡歡，撤席後，徐卽爲吳道晚安，反扃其門而出。吳心雖駭愕，顧無如何，遂安之。翌晨，赧然興辭，徐詢以藏嬌何許，吳不能答。固問之，始囁嚅曰：「僕寓西四牌樓某號宅，徐笑領之。比夕竟以馬車送妾往吳囚不自安，遂以某處道尹兼海關監督酬之。矮子如是乎？」大得其所緣，該關旣

屬名關其道亦非小道他人欲求其一不可得矮子乘而有之是安有不發財者彼初視事時亦復猶人惟於歲杪使用一種特殊之手續籠絡關署人員使爲已盡力聚斂其法係於夜靜無人時密呼一司員至袖出朱提授之曰歲聿云暮雨雪飄搖吾知君無力度歲敬以此數奉贈不足爲外人道也此司員感謝去另招一司員至仍以前法待之如此者數夜署中當事人員已無一不墮矮子術中矣在各該司員之意以爲監督獨厚於己己不可無以報之如是徵稅防維無所不盡其力旣無偷漏之虞更無以多報少之弊以故每值月晦結算稅資時往往較其他監督任內多至數倍比較固極其優異監督之腰纏亦已盈滿謠云名利雙收正矮子此時之謂矣矮子旣富不復安於下位如是輩金入都日周旋於奚某梁某羊某王某（按皆項城

幸臣)之左右婢膝奴顏無所不至未幾遂拜某省巡按使之命一行作吏九族尊榮緣是矮公起節時乃有五虎將隨往五虎將者卽郭宏勛黃格庵王大海麻繩武徐孝候也矮子蒞任後以郭爲警備隊總司令黃爲財政廳長王爲實業廳長麻爲秘書長徐爲第一科長之五人者胥爲矮公之義弟正當學問僅得皮毛吹拍工夫乃造峯極渠輩與矮公聯爲昆季詢可謂難兄難弟也吾前不云矮公之爲人精明強幹事必躬親不使在下者得便宜耶今試舉一事證之渠自京師起程時奚梁羊王諸公各以親友之名條交矮有三五人者亦有八九人或十數人者約而計之無慮百數就中以縣事爲最多餘則軍界人物亦間有爲小司事長隨者矮公蒞任之始一時無從位置因派員巡視各縣名爲考査縣治實則吹毛求疵冀消納其夾袋中

所藏人物是固官場中恆有之事不足爲矮公責者惟此項巡視委員舟車一切之費用例應出自公家矮公慮委員藉此浮冒開支因定一特別限制凡委員所有支出之款項概以得有蓋章之收據爲憑否則不生效力以理論之此等手續誠爲公允辦法然實際決難做到例如出坐舟車付款時但能易得舟車之客票並無所謂蓋章收據者且此舟車客票乘坐後亦爲收票人收去决不能留爲客人用款之證據又如僕夫搬運什物例應與以工資此輩苦力畢主未見名章之形影欲彼於收款時出一蓋章收據怨天下無此辦法（餘事可以類推）今矮公竟定如此之限制多爲重視國帑實無異逼令委員貼錢辦事獨不思如此辦法爲委員者果爲潔身自好之士則必不能奉命反是則於沿途索賄於各縣正不患不得大宗之入款又何恤

於區區旅費哉。矮公生平治事類於此者極多。此特舉其一耳。某月某日，矮公方與王大海共坐閒話。忽有一臧獲倉皇入白，謂主母新自北京來暫住於某某街某旅館，乞主公着人迓之。矮公怒叱曰：「蠢奴無目！主母見在內室，又安有所謂主母者？」此必女流氓招搖撞騙，可令警察廳派警驅之。臧獲諾。而退。徐私謂王曰：渠意爲誰？吾思必香妃也。大海搖首曰：香妃與幼筭情好甚密，恐未必念及我公。今來此間者必爲阿翠。無疑。矮公疾聲曰：豈謂天橋（北京地名）唱大鼓之賽寶翠耶？大海微頷曰：想當然耳。徐愈駭曰：此女頗不易與，且爲奈何？言至此，又一臧獲入白，謂夫人在棧發怒，果主公更不遣人往迓者，彼卽乘肩輿來與主公理論矣。矮公駭極，欲泣。大海笑云：「公勿懼，公但不惜巨款，弟能爲公遣之。」徐問幾何，大海曰：萬金足矣。徐有難色，大海

作。沉思狀。伸五。指示徐。曰。然則公給此數。再少。則弟亦難爲力矣。矮公無語。立給五千元支票。命往財政廳。支錢。大海欣然領命去。徐心仍戚戚。誠恐賽寶翠不允。則來日大難。正不知作何了局也。明日大海來言。寶翠怨公薄情。且給資少。故憤不能平。經弟百計勸導。頃已安然。北返矣。徐聞而大喜。厥狀如釋重負。此渠居官時之政績也。而與彼相依爲命。助桀爲虐。之五虎將。亦各有其特殊之政績。足爲我人作文之材料。但限於篇幅。實不能一一詳載。耳。憶徐視事匝月之一日。讌僚屬於公署。五虎將咸在座中。酒酣。座客縱談。往事。以爲樂。有言及軍事者。黃（格庵）因盛稱某少將。（時爲該省軍署參謀長。兼任清鄉司令）功績。謂渠曾以五百人破匪巢數處。歸時。馬項懸人頭數十。胥爲積匪首級。雖古之飛將軍。恐亦無以過之。言時。睨鄂（宏勣）。微

笑意似藐之。蓋黃與郭固莫逆時，因爭狎一妓，遂如水火勢不相入。爰當大處廣衆中，遂談某少將事，譽某卽所以諷郭也。郭揣知其意，因大言曰：此何足異。曩吾以七千兵守潁陽，賴軍十數萬，始終不敢犯境。此豈某少將夢想所能及耶？麻（繩武）向無酒德，醉後恒不擇言，因笑謂曰：然。微將軍（郭係）中將故麻以將軍稱之。鎮守潁陽袁項城，欲稱帝不可得也。座客皆大笑。郭不能堪，因怒叱曰：腐儒安敢嘲我！豈謂吾劍鋒不利？不能斬汝頭耶？言次，旌以熊掌拍然有聲，麻痛且恚，以酒瓶投之。郭頭觸瓶，竟釀出極之紅酒，痛恨之餘，欲以手搶報，復羣客觀，均無效。公慮將肇禍，厲聲呼喝曰：汝二人欲造反耶？須知吾爲省長，有約束羣僚之權，決弗聽。汝曹滋鬧，卽論私誣，吾爲汝曹之兄，亦有干涉之必要。今宜聽吾言，安坐暢飲，敢再違抗。

者。吾嘗命人縛之郭麻，無奈勉強終席而散。讀者當知之，數人者皆一時有
名人物，或爲行政長官，或爲統兵將帥，今竟在席間演出如許怪劇，則其平
時之政績當然不問可知。吾書至此，雖欲言不忍言矣。